

一五一十周刊

2013年03月15日

总第98期

查韦斯与向左的南美

Co-China

【编者的话】

3 月 5 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任上去世。执政 14 年的查韦斯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从他执政期间的委内瑞拉亦能一窥一路“左转”的南美政权。



周刊第一部分呈现查韦斯其人其事。查韦斯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他的棒球梦。《清算查韦斯遗产》一文指出，查韦斯年轻时对棒球着迷，传言军队中有支出色的棒球队，查韦斯便参加了委内瑞拉左翼游击队，在军中结识同道，23 岁时发动并领导第一场政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领导南美结束殖民统治的西蒙·玻利瓦尔、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引导了年轻的查韦斯。《纽约客》撰稿人 Jon Lee Anderson 跟随查韦斯参加峰会、录制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政治独角戏《你好，总统》，贴身观察他，记录了多面的查韦斯。Anderson 还特别着墨于查韦斯和在他眼中如“父亲”如“灯塔”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近 20 年的友谊和政治联盟。

虽饱受争议，但一些事实也不能忽略：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例降低了一半，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低廉的水、电、天然气。他的惠民措施、亲民形象似乎保证了几乎每次选举、全民公投的胜利。不仅如此，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无政治犯，报纸不受限制，反对派自由活动。但同时，查韦斯强化总统权力，修宪取消总统任期限制，十几万民兵军权在握。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既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他本人又有独裁者的专制作风。

查韦斯的惠民、利民政策和“石油美元”没有照顾到的是委内瑞拉有增无减的暴力、毒品交易和强人政治下的裙带关系、腐败以及个人崇拜的泛滥。周刊第二部分简述查韦斯去世后拉美各国的情况。陶短房在文中指出，成就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的土壤未变，在查韦斯去世 30 天内将要举行的总统选举虽有变数，但难以为委内瑞拉带来实质改变，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查韦斯留下的民粹基础、反美姿态、石油经济，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事实上，拉美近十年的“左转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左翼政权。周刊第三部分将分析南美左翼政权的兴衰。孔诰烽、牛海彬及《卫报》文章都提到：过去十多年里，拉美左翼政府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南美各国在应对“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自由市场在南美土壤的失灵。如《卫报》文章指出的那样，“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及东欧国家开的转型药方：私有化，市场经济、贸易自由等的确将拉美各国融进了全球经济，却给拉美各国带来生活水平滞后、贫困、贫富差距和另一个副产品：美国信誉的下降。孔诰烽文章指出，面对如此的遭遇，“好左派”如巴西的卢拉政府，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追求创富和福利，激活巴西经济，也靠财政分配使最多的人受益。而“坏左派”如查韦斯的功夫下在了“反美”的意识形态、似乎只重福利而错过了发展多样经济时机。牛海彬认为，拉美左翼政权的执政基础没有改变，但需要完成经济发展和巩固民主两大任务。

放到全球史的背景下看，应对“华盛顿共识”而产生的左翼政权似乎是拉美从被殖民开始，几个世纪以来与世界经济交融的缩影。周刊第四部分从全球化的角度解读拉美。刘承军在文中指出，拉美人的诗歌、歌词、文章里经常出现“切开的血管”的意象，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受新、旧殖民主义踩踏留下的民族心灵烙印。拉美史似乎即是一部被掠夺史，产生了“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拉美被放置在了世界经济极特殊位置上，世界银行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的文章梳理了拉美各国如何用新、旧民粹主义的政治语言缓和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拉美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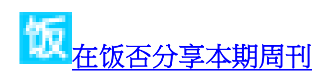
一五一十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http://t.163.com/article/user/checkLogin.do?info=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d951ee30b2a1f32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http://share.xiaonei.com/share/buttonshare.do?link=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d951ee30b2a1f32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http://www.douban.com/recommend/?url=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d951ee30b2a1f32



【记】

8-1 译言：清算查韦斯的遗产（经济学家）

“异乎寻常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好运气使得查韦斯先生得以让自己成为世界级人物，也许是继他的朋友和偶像卡斯特罗之后拉美最出名的一个世界级人物。死亡使得他常说的要管理委内瑞拉到 2030 年的意图没能实现，同时也意味着：经过 14 年靠石油支撑的、腐败的专制之后，他没能面对清算。”

有血有肉的乌戈·查韦斯看上去坚不可摧。他不高，但是仿佛他当年指挥过的一台坦克一样健壮。曾经，他看来拥有无穷的精力；曾经，他到处游历，不论是在委内瑞拉广大的国土内还是在海外。每个周日，他会主持现场电视节目长达 12 小时。他会在清晨用电话叫醒部长们，给予他们长篇大论。14 年来，委内瑞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经过他的双手，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查韦斯先生对自己的健康就像他对他的国家的经济和民主一样鲁莽。在那些个熬夜的晚上，他靠着十几杯委内瑞拉甜咖啡来对付。在 2011 年中，当他透露自己因癌症手术但是没有提供多少细节（只说“一个棒球大小的肿瘤在骨盆区域”）。这表明：诊断来得太迟。他拒绝了巴西一家最近治愈三位拉美总统癌症的医院，宁可去古巴治疗，因为在那里他的病况能够得到保密。

拒绝靠边站，查韦斯坚持从哈瓦那的病榻上管理国家。又经过两次手术和化疗，他宣布自己痊愈了。对于权力和民众欢呼声上瘾的他再次竞选且在去年十月赢得又一个六年的任期。

在竞选中，那些没有被忠诚蒙住眼睛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查韦斯先生依然是个病人。选举之后他就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在 12 月 8 日那个暗淡的公告中他说：自己将回到古巴进行另一个手术。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委内瑞拉人民应该支持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他的外交部长和副总统）作为他的继任者。长达六小时的手术效果不佳：经过家人和高官几周的守夜，最终查韦斯先生于上个月回到家；他死于 3 月 5 日，享年 58 岁。

到头来，查韦斯先生的统治是自恋的，国家和宪法都臣服于他的心血来潮。遵循拉美领袖的传统，他想要在岗位上死去。1 月 10 日，他因为病重无法宣誓就职，在古巴的支持下，他的官员们决议无视查韦斯自己在 1999 年促成的宪法，宣布就职典礼可以延期举行。这一次查韦斯的官员们恐怕很难避免宪法规定的：在总统死亡的 30 天内必须举行大选（虽然实际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一次大选将是困难的）。

查韦斯先生被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悼念，对于他们来说，他像是个罗宾汉：一边蔑视地叫板"帝国"（即美国）和那些"寡头国家"（即富裕国家），一边派发石油带来的意外收入。他的反对者中，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腐败的独裁者，会对他的死感到释然。那感觉可能有点太早了。

迅速举行选举也许有利于马杜罗先生；他已经是实际上的总统了，他还能获得同情票。他越早获得总统宝座，遭到反对（或者查韦斯阵营内部消极的抵抗）的危险就越小。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是恩里克·卡普利莱斯（ Henrique Capriles），一个温和的中间派和顽强的活动家，在去年 10 月的选举中他把查韦斯 2006 年胜出他 26 个百分点追到了 11 个百分点。但是反对党被此次失败搞得士气低落；在 12 月的地区选举中得票很低，尽管卡普利莱斯再次当选（覆盖大部分首都地区的）米兰达州州长。

未来数月的大问题是：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按照南美洲独立的英雄人物，委内瑞拉出生的西蒙·玻利瓦尔来命名的）在他死后还会留下什么？他尽管有病也不愿交出权力的举动表明他的政权是多么的私人化。异乎寻常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好运气使得查韦斯先生得以让自己成为世界级人物，也许是继他的朋友和偶像卡斯特罗之后拉美最出名的一个世界级人物。死亡使得他常说的要管理委内瑞拉到 2030 年的意图没能实现，同时也意味着经过 14 年靠石油支撑的、腐败的专制之后，他没能面对清算。

从棒球梦到革命

如果历史可以重写，乌戈·查韦斯也许会成为一名职业棒球手，那是他童年的梦想。他是一个典型的委内瑞拉梅斯蒂索人（mestizo）【译注 1】，有着非洲、委内瑞拉土著和欧洲血统。

他出生在奥里诺科河盆地辽阔的热带低地拉诺斯上一个偏远的巴里纳斯州。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教学助理，兄弟六人，他基本上是奶奶带大的。小时候他在街上卖家里做的甜点贴补家用。

根据查韦斯自己的说法，他当年进入军校的原因是那里有一个不错的棒球队。在七十年代，他在政府军扫荡古巴支持的左翼游击队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这一任务让他开始同情左翼游击队的目标。23 岁的查韦斯已经开始密谋反政府。

八十年代，由于主要出口物资石油的价格暴跌和外债债台高筑，之前被看作模范民主国家的委内瑞拉出现经济困难。1989 年民众对于贫困人口增加、经济紧缩政策和腐败的不满爆发；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发生了三天的骚乱，军队镇压导致 400 人死亡。“我们一直在等待那样一个行动的机会。”查韦斯事后说。1992 年 2 月，作为统领伞兵营的中校，查韦斯领导了一次血腥的但是不成功的政变，反对当选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政府。查韦斯因此被革职且被关进监狱，两年后他被放出来。当时他声称：玻利瓦尔是他的精神导师。

玻利瓦尔长期以来一直是委内瑞拉的官方的一种准邪教，不过是保守的那种。查韦斯会利用这种邪教来为自己服务：据说他在开会时放一张空椅子，声称椅子上坐着那位伟大的解放者的鬼魂。他的另一个精神导师是菲德尔•卡斯特罗：1994 年，他到古巴访问，开始了和卡斯特罗先生的亲密友谊。他视卡斯特罗为“父亲”，卡斯特罗成为他最重要的顾问。这位古巴领袖，长期以来一直把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看作维持他在能源短缺的岛国上政权的关键，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找到了查韦斯先生这样一个领导一个拉美大国的强有力的、无条件的盟友。

查韦斯先生的世界观里还有第三股力量。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他早期的偶像是七十年代民族主义的军事独裁者，比如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和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墨西哥作家恩里克·克劳兹（Enrique Krauze）指出，查韦斯先生通过兼收并蓄的阅读形成了一个看法：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他还受到阿根廷一个隐藏的法西斯主义者诺伯特•希尔守（Norberto Ceresole）的影响；此人在查韦斯第一次当政时为他出谋划策，查韦斯政权带有反犹太主义的色彩。至于他的一些国外的支持者们兜售的认为查韦斯是一个稳健派，他只有在面对国内和华盛顿的不依不饶的反对时才变得激进的看法与证据不符。

选举出来的专制

查韦斯先生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很可能是卡斯特罗）说服：选举比强力是获得权力的更好途径。1998 年 12 月，他的彻底清洗旧秩序、结束贫穷、消灭腐败的承诺为他赢得了总统选举。他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制宪会议，写了一部新宪法，经公民投票通过。它把尊重私有财产、人权和司法独立奉为神圣，但是也同时扩大了总统和军队的权力，它赋予了查韦斯先生任命亲信进入最高法院和其他名义上独立的机构的机会。

和卡斯特罗先生不同，查韦斯先生是从选票中获得合法地位的。他还将赢得另外三次总统选举，每次都以多数票轻松胜出。然而他在治理国家时不是靠共识，而是靠对抗和命令。这一做法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政治紧张状态在 2002 年 4 月 11 日达到危急的关头：成千上万民众在总统府游行，要求查韦斯下台。19 人被躲在周围建筑物上的不明身份的狙击手杀害。当军队拒绝执行他镇压示威者的命令时，他交出了办公室，让他最资深的将军宣布说他已经辞职。4 月 12 日，一个保守的商业领袖宣布自己为总统并宣布废除宪法；军队转而支持查韦斯，他重新掌权。

那是一个转折点。那年底，反对派罢工和停工活动让国有垄断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陷于瘫痪；但是罢工最终失败了。通过这些冲突的手段，查韦斯中立化了所有潜在的敌对势力。他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和中央银行变成他不透明的、预算外支出的工具。他在政府、官僚机构及其它政府机构、军队高层等机构考察用人根据的不是能力而是对他的忠诚度。2005 年反对党一次不明智的抵制使得他的人充满了法院系统，且获得对立法院的完全控制。后来当一个卷土重来的反对派人士在地区和立法院的选举中取得佳绩时，他剥夺了地方政府和国民大会的大部分权力。

有三样东西救了查韦斯。第一样是世界油价令人瞩目的崛起，从而为委内瑞拉提供了大量的出口创收。

第二样东西是卡斯特罗先生的建议。古巴官员描画了一些新的社会政策（被称作“使命”），包括最先出台的基础医疗保健和成人教育政策。作为对委内瑞拉供给古巴大量补贴油的回报，古巴为委内瑞拉输送了成千上万的医生和体育教员。古巴的情报和安全人员包围着查韦斯先生：他再也不会被街头的示威者搞得措手不及。这些使命以及出售石油而来的大量金钱帮助查韦斯断然拒绝了 2004 年的一次全民公投；如果举行很可能会让他下台。他恐吓反对派，他骚扰反对派的媒体：今天，大部分免费收看的电视频道都充满了政府的宣传。那 360 万签名

请愿要求举行撤销对他任命的全民公投的人都被惩罚了：有的丢了政府的工作，有的护照或其它官方服务的申请被拒绝。

第三样天赐之福是乔治•布什。感谢这位美国总统在世界范围内不受欢迎的程度，查韦斯可以用他在联合国的发言嘲笑布什先生，说他是“魔鬼”。他动用自己搞宣传的本领编织出一个故事，大意是：2002 年 4 月反对他的政变背后有美国的支持。

2006 年，查韦斯先生获得压倒性多数的胜利。在其权力的巅峰，他宣布自己在种植“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从未给出确切定义。他迅速行动起来国有化成片的经济部门，包括电讯、电力、水泥和依然在私人手里的部分石油工业。

天赐查韦斯

查韦斯先生对委内瑞拉的统治从来不是绝对的。从 1958 年到 1998 年间的两党民主制度在广大人民心中种下了对民主价值的信念。2007 年在一项旨在让他的革命不可逆转的全民公投中，他失败了（虽然许多措施后来被以法令的形式形成法律）。

查韦斯先生做的一切都是老谋深算的，目的在于帮助他获得大部分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忽视和骚扰那些不支持他的民众。最早支持他的是那些从事非正规经济的劳动力；而非正规经济是在八十年代石油繁荣时代结束之后发展起来的。此外，他还增加了一支不断成长的公共部门劳动大军：在他执政时，公共部门雇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240 万。

大部分五花八门的支持玻利瓦尔革命的政党都被合并到委内瑞拉联合社会主义党（PSUV）中。查韦斯还搞了两样用来控制的工具：一支大约十二万五千人的民兵武装，直接听命于他本人而不是军队的领导层；一个社区委员会的网络，接管了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和收入）。国外左翼学者声称这一切加起来组成一种赋权（于民）的“直接的民主”，比初期拉美社会民主党政府们设立的福利国家要强。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看来像是从上而下民主参与的伪装，实际上所有权力都归查韦斯总统。

在冠冕堂皇的宣传背后，玻利瓦尔革命实际上既腐败又管理不善。委内瑞拉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于石油和进口；政府接管农场的结果是农业产出下降了；对物价和外汇兑换的控制不能阻止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且造成了大宗商品的短缺；基础设施崩溃，大部分地区多年来经常停电；

医院办的不成功，甚至有不少的使命失去活力；犯罪猛增，加拉加斯是世界上最暴力的首都之一；委内瑞拉已成为一个进行毒品交易的管道，安全部队的一些分部都有份参与。

查韦斯政治上最伟大的成就是：许多普通的委内瑞拉百姓把好事归功于他，却不把坏事归罪于他。他们把他视为自己人，认为他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妇女，会说："他是上帝派来帮助穷人的。"他有着大草原居民的机智和魅力，和对政治机会的本能意识。在每周日他的没完没了的《你好，总统》节目中，他把这些才能都用上了。正如克里斯蒂娜·马卡诺（Cristina Marcano）和阿尔贝托·巴雷拉（Alberto Barrera）这两名委内瑞拉作家在一本透露内情的传记【译注 2】中所写，查韦斯有着电视布道者的技能。

在国际上，查韦斯先生派发委内瑞拉石油财富来建立一个他称之为"美洲玻利瓦尔同盟（简称 Alba）"的反美板块。这一同盟除了古巴之外，还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是九十年代中叶极左派领袖当选的国家），以及几个小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客户国家。许多年来，他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译注 3】保持着几乎不加掩饰的同盟关系，允许他们把委内瑞拉视为基地。

阿根廷的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Cristina Fernández）和她的丈夫及前任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是半生不熟的朋友和客户。委内瑞拉政府购买阿根廷的国债。2007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警觉的海关官员打开一个装有 80 万美元现金的行李箱，该行李箱的主人（一个委内瑞拉人）事后承认：这笔钱是给费尔南德斯女士的竞选捐款。

巴西有领导南美的野心，美洲玻利瓦尔同盟对于巴西而言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采用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方式治理国家的巴西左翼总统们发现：让查韦斯先生自得其乐对巴西有益。看来他们是认为查韦斯可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他在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对于巴西商业系统是个机会：他们可以提供给委内瑞拉人他们自己国内停止生产的商品。

查韦斯先生还到更远的地方高兴地拥抱世界上的独裁者们。他和伊朗结盟，伊朗提供给委内瑞拉模糊的"技术合作"。他还同意购买价值 150 亿美元的武器，主要是从普京的俄国那儿。他还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罗伯特•穆加比（Robert Mugabe）、奥马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交朋结友。

在拉美，查韦斯的影响力在 2006 年后下降了。经济增长使得该地区的选民不像以前那么愤怒；许多拉美左翼人士逐渐认识到：查韦斯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委内瑞拉（及该地区的其它

国家）的贫困率迅速下降，得益于矿产品价格上扬带来的水涨船高。另一些左翼人士总是批评查韦斯。一个叫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墨西哥作家称查韦斯先生为“热带的墨索里尼”。2008 年至 2009 年的世界经济减速暴露了查韦斯主义的弱点。拉美大部分地区迅速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委内瑞拉则持续萧条了两年之久。

群龙无首

玻利瓦尔革命现在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查韦斯主义将依然存在。委内瑞拉有许多百姓会带着怀念来回顾查韦斯统治的时期。但是其继承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

经过去年大选前的大手大脚之后，委内瑞拉经济再次减速。面对许多商品短缺，特别是硬通货短缺，马杜罗先生在 2 月让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了 32%。在几乎所有关于政府管理或经济竞争力的排名表上，委内瑞拉都在接近垫底的位置。14 年来查韦斯一直告诉委内瑞拉百姓：他们的问题是别人——美国或“富裕国家”造成的。在委内瑞拉国内，要成功靠的是政治上的忠诚度而不是能力。宣传机器上说的成百万委内瑞拉人到“大学”注册带来的是几乎注定要落空的期望。

假设委内瑞拉联合社会主义党（PSUV）在此次选举中获胜，它将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其领导人中无一人有查韦斯的威信，无一人有他和群众交流的技巧。根据一位和他打过交道的拉美外长的看法，和蔼可亲的马杜罗先生是一个缺乏政治分量的应声虫。曾经和查韦斯先生在军队共事过的国民议会议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 Diosdado Cabello）已经宣布支持马杜罗先生，但是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也许唯有古巴领导层能够保证查韦斯阵营的团结。利益攸关，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知道：失去委内瑞拉的石油将使得他的国家经济上深陷绝境。

也许终有一天，大部分委内瑞拉人会认识到：查韦斯先生浪费掉了委内瑞拉的一个极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前所未有的油价高涨在国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为国民提供最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但是这样一个教训只有在他们碰壁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并且，他们能否学到这一教训都没有保证。

【译注】

1. 梅斯蒂索人（mestizo）是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中的词语，曾于西班牙帝国与葡萄牙帝国使用，指的是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祖先混血而成的拉丁民族。

2. 传记，指的是克里斯蒂娜·马卡诺（Cristina Marcano）和阿尔贝托·巴雷拉（Alberto Barrera）合写的《查韦斯没能统一：一个人的故事（Hugo Chávez Sin Uniforme: Una Historia Personal)》，由兰登书屋 2005 年出版。

3.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西班牙语：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 - Ejército del Pueblo)，简称 FARC 或 FARC-EP，是哥伦比亚一支自称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游击队组织。该组织成立于 1964 年至 1966 年间，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的一个武装分支。由于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威胁当地政府，还危及平民、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因此被哥伦比亚政府、美国、欧盟等认为是恐怖组织。FARC 可能是世上最后的极左游击队。它与哥伦比亚政府对抗逾 40 年，风头曾一时无两，其挑战哥伦比亚社会不公义的立场曾短暂获得国际支持。

（原文发表于 2013 年 3 月 5 日《经济学家》网络版，译者为译言网公子重牙。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339752/351219）

【返回目录】

8-2 译言：查韦斯，拉美左翼运动的复兴者（纽约客）



“对我而言，菲德尔像是父亲，像是灯塔。菲德尔是无可取代的，”查韦斯告诉我。“他是二十世纪的伟人，他不仅在二十世纪历史里重要，他也影响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即便是现在，他仍尽其所能继续在思想斗争的战场上战斗，直到他的最后一口气。”

许多年前，当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表示他不要前任留下的那架快 30 岁的老波音，准备买一架全新的喷气式飞机做其替代品的时候，反对他的人开始强烈抗议。可在买飞机这件事情上，查韦斯还是抢先了一步。他那花了 6500 万美元的新飞机，是一架让人眼前一亮的白色空客 A-319。机舱内部铺上了白色的真皮，可以容纳 65 名乘客，还同时拥有一个私人包间。机上可折叠的座椅托盘装上了金色的把手，座位亦是气派宽敞。

查韦斯在 1999 年 2 月进了总统办公室以后，总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各地出访，所以这架飞机就差不多成了他第二个家。他的座位是由饰有浮雕的真皮包裹的总统专座，四周的墙壁上挂着 19 世纪领导拉丁美洲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的绘画，其中有一幅是描绘了被后世尊为“解放者（El Libertado）”的西蒙•玻利瓦尔的杰作。玻利瓦尔通过领导武装起义解放了南美的部分地区，推翻了西班牙在这些地区的统治。1819 年，他协助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哥伦比亚共和国（Gran Colombia），其地域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但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和内部的自相残杀粉碎了玻利瓦尔的南美大一统之梦。他死于 1830 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就在他死后不久宣告解体。

玻利瓦尔是查韦斯政治灵感的源泉，查韦斯总是在引用他的话，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实现玻利瓦尔统一拉美之梦的渴望。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查韦斯就举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起草新宪法的公民投票，让国家正式更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他同时代的模范榜样，把共产主义当做他的政治理想，并且在苏联解体

15 年后的今天让左翼运动在拉美复兴。查韦斯雄心勃勃的南半球抱负，使他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强势、无畏和两极化的人物之一，以及冷战后试图完成区域政治力量整合的众多领袖中的一个。老一辈的卡斯特罗希望通过武装游击队来瓦解美国政府，而查韦斯则主要是用钱来实现这个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还多亏了美国向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委内瑞拉是美国第五大石油输出国，日供约 100 万桶，并且其已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前列。

近期的某个星期天，我陪同查韦斯坐飞机飞往一个叫 La Faja del Orinoco 的地方，它位于委内瑞拉东部的石油富集地带。2007 年 5 月，查韦斯下令将外国石油公司所有的位于 La Faja 的石油采集和精炼设备收归国有。这一举动是查韦斯一系列旨在提高委内瑞拉石油收入份额的措施之一，其中还包括将特许使用金的支付比例从 16.6%增加至 33.3%，并且其持有的股份从约 40%增至 60%以上（而在 2004 年的时候，这些公司需要支付的特许使用金的比例仅占石油收入的 1%）。包括雪佛龙（Chevron）和英国石油公司在内的大多数公司同意了这些条款，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及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Exxonmobil）则拒绝以上条款并且将公司撤走。

在飞往 La Faja 的飞机上，有几名查韦斯的部长及助手、十几个保镖和常年跟随在他身边的三名古巴医生。登机之后不久，查韦斯穿过他的私人包间的门帘来到主机舱欢迎大家。他开玩笑地说这些古巴医生肯定是执行“国际任务”的游击队员。在一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和查韦斯一起进入了他的私人包间。约一米七（五英尺七英寸）的查韦斯五十三岁，但看上去很年轻，脖颈和胸膛都很厚实。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国防部长古斯塔夫•兰格尔上将，以及厄瓜多尔大使热内•瓦加斯。

查韦斯用一个问题开始了我和他的对话：“告诉我们，为什么美国佬打过来的时候，萨达姆没多久就溃不成军了？”我正准备回答的时候，兰格尔上将告诉他，美国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就已经成功瓦解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查韦斯看着我，期待我的肯定，当我表示同意的时候，他笑了起来，并表示就是为了防止美国以同样的手段算计委内瑞拉，他已经从白俄罗斯购买了一套防空系统（过去的四年中，委内瑞拉花了 40 亿美元从国外购入武器，大部分来自俄罗斯）。查韦斯说，白俄罗斯的防御系统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委内瑞拉能够得到的，“我们尽全力保护好自己”。

1998 年查韦斯参选总统的时候，承诺要带来彻底的变革，但当他选举获胜一段时间之后，除了空泛的象征主义和涛涛雄辩的演讲术，谁也不清楚他还能带来什么。当他刚当上总统的时

候，油价仅仅是 10 美元一桶，而他的政府赤字却高达 70 亿美元。去年，当油价升至 100 美元一桶的时候（上周是 130 美元一桶），赤字也飞升到 450 亿美元。石油收入让查韦斯在社会建设上的投入增加了两倍。尽管他们知道其中许多的“项目”业已失败或已被证明是无效投资，巨额的收入还是使该国家最底层市民的生活有所提高，这些市民也毫不意外地成为查韦斯最忠实的支持者。它同时也赋予了查韦斯向邻国“购买”影响力的实力，而这种影响力的扩张常常使美国蒙受损失。

一直以来，查韦斯与美国的关系都很紧张，他们间的敌意在 2002 年军事政变后完全公开化了,有人怀疑美国布什政府参与和支持了那场政变。之后，查韦斯中断了与美国长久以来的军事关系，委内瑞拉也终止了与美国缉毒局的合作。布什政府国防部长 Ronald Rumsfeld 把查韦斯比作希特勒。美国国务院 2006 年把委内瑞拉列在“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里 “不合作”的一系列国家中。

尽管美国政府措辞严厉，但从过去几年实际的外交政策看，美国基本上奉行忽视查韦斯的政策，以免卷入正面冲突。这反映了在布什政府期，美国向中南美洲地区的渐少的政策投入。从 2001 年开始，美国专注于增加对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的投入，对中南美洲的关注渐少。这也给了查韦斯活动的空间。2007 年，委内瑞拉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超过了美国的 5 倍：美国在 2007 年提供拉丁美洲对外援助 16 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资助了根除毒品的项目 “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由为美国国家安全效力的 DynCorp 公司监管；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承诺向拉丁美洲地区提供 88 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向古巴，尼加拉瓜，玻利维亚提供石油津贴，购买阿根廷的公共财政赤字和在海地建立促进发展的项目。（除此之外，查韦斯通过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的美国子公司 Citgo 向一些美国人提供了便宜的，用于室内加热的原油产品）

有证据显示，查韦斯还和哥伦比亚共产游击队“哥伦比亚武装力量”（FARC，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建立了关系。“哥伦比亚武装力量”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边境活动，在秘密基地里关押了包括平民，士兵和政客等上百人质。虽然查韦斯几次公开撇清与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关系，尤其是上周，但是该组织的玻利瓦尔理想以及它的战略位置使查韦斯视它为对抗美国的途径——哥伦比亚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最亲近的盟友。



拉丁美洲当前的情况可类比于 1960 年代。当时美国陷于越南战争，国际社会对此颇有微词，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他也是查韦斯心中的英雄）借机在别处激起反抗游击队——“一，二，三，许多越南人”，如切格瓦拉说的——以此消弱美国的力量。

布什总统的国土安全副部长 Cris Arcos 告诉我他担心美国可能已经错过了可以有所作为抑制查韦斯的时候。“反恐的使国防部加大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投入，这也使它难以再在其他地方投入更多精力了”， Arcos 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集中在中国和反恐战争，还有多少精力资源分给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左翼不再害怕国外势力，右翼不再尊重美国了。为什么呢？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左右两派都曾预估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打败拉美左翼”， Arcos 继续说，“美国认为查韦斯令人厌烦又残酷，作为国家元首，他的行为不恰当。他与伊朗及被国际社会所摒弃的国家领导人结盟让美国保持警惕，但是查韦斯的南美邻国并不感到此事很严重。他们对查韦斯的容忍，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影响减弱的证据。”

新墨西哥州州长 Bill Richardson，第一次见查韦斯是在 1999 年，当时他作为克林顿总统的能源部长代表美国出席了查韦斯的就职典礼。（他带给查韦斯一副棒球手套作为就职礼物）。Richardson 告诉我：“我有些担心美国孤立查韦斯的政策会在拉丁美洲产生真空地带，查韦斯已经在一些议题上显得比我们更受欢迎。我这么说不意味着美国就应跟随查韦斯的政策，而是说美国有可能与他建立关系。孤立查韦斯对美国无益。”Richardson 说，“我不确定公开声明查韦斯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是否明智”——布什政府考虑过这么做——“因为我们得考虑美国的能源需求，我们与委内瑞拉的能源关系。”

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 La Faja 的炼油厂建的完美无缺，碎石铺路，一尘不染。查韦斯决定把他星期天例行的直播节目“你好，总统”（Aló Presidente）搬到加油站录制。

那天天气潮湿怡人。先到的一队人马在炼油厂外摆放了几百张折叠椅，在舞台上摆好了木地板和给查韦斯用的桌子，桌上放了地图，笔记本和几本书（包括了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轰响的九十年代》）。年轻助手穿着印有查韦斯头像和西班牙语“革命中的民主”字样的 T 恤，戴着红色棒球帽，在现场分发咖啡和水。查韦斯穿着南美流行的红色 guayabera 衬衫和黑色牛仔裤。他的贴身保镖和许多部长也穿着同样的红色 guayabera 衬衫。

在查韦斯在舞台上的桌前坐下之前，他的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一个多小时了：查韦斯和他的女儿 María Gabriela 视察炼油厂，摄像师跟在他们后面。他圆脸的女儿微笑露齿。他们走走停停，查韦斯解释他们看到了什么，传达给电视观众。他还不时停下拥抱亲吻女儿 María Gabriela，她的姐姐 Rosa Virginia，弟弟 Hugo Rafael 都才二十几岁，是查韦斯与他第一任妻子 Nancy Colmenares 的孩子。他与第一任妻子在 90 年代离婚。查韦斯与第二任妻子 Marisabel Rodríguez 有个十岁的小女儿 Rosinés，他的第二任妻子在 2002 年与他离婚后与一名网球教练结婚。最近，查韦斯前妻 Rodríguez 公开反对查韦斯，指责他沉迷于权力，暗示她自己想要竞选总统。

查韦斯在桌前坐定，对支持者开始了鼓舞士气的演讲。镜头突然切换到了一部批判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短片——影片从希特勒，漏油事件，约翰 D. 洛克菲勒的蒙太奇影像开始——查韦斯的一位助手举起一个白屏挡住查韦斯，一名年轻女性给查韦斯上妆。另一名助手从黑皮手提箱拿出保温瓶，为查韦斯准备浓缩咖啡。

重回直播状态，查韦斯指责了 2007 年挑起公众反对查韦斯情绪的学生们。有些学生代表有意在 2008 年 11 月的委内瑞拉市、州长选举中与查韦斯的候选人竞争，查韦斯对他们喊话："你们自己搅进竞选里，来吧,起跳！"他又加了句，"最好穿上降落伞。"

查韦斯的语言如布道者一样熟练，他还具有演员般激起观众情绪的能力。在他的独角戏里，他非常注意押韵，时而哼唱几句，即兴表演；时而愤怒时而玩笑；最后又重回他开始的内容。他的演讲有时极具娱乐性，但是让人看不透这样的演讲是否出于真心，又或是查韦斯因自己的演讲术而忘形了。在几年前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查韦斯声称他在演讲台上闻到了"硫"的味道。他说那臭味是前一天结束演讲的美国布什总统留下的，又说布什总统是魔鬼（查韦斯对布什有各种标签，包括"懦夫"，"驴"，"醉汉"，"危险先生"）。2007 年的智利峰会上，查韦斯多次打断西班牙总理的讲话，直到西班牙国王 Juan Carlos 疾言厉色的一句"你为什么不闭嘴？"。西班牙国王的这句斥责短时间内就成为 Youtube 上的轰动事件。仅在西班牙，就要超过一百万的下载量，有人把它作为手机铃声。

查韦斯在舞台上的桌前坐定，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图表，举到"你好，总统"的摄像机前，告诉观众他正在考虑从石油公司里榨取"暴力"税收。他点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P.D.V.S.A 总裁 Rafael Ramírez——他高个蓝眼，长得像 Tim Robbins。Ramírez 立马起身，开始记录总统的话，愤怒的点着头。这不是排练；说起来非同寻常，"你好，总统"是查韦斯执政行为的一

部分，他似乎更愿意在镜头面前管理政府。几位查韦斯年轻的顾问告诉我，他们经常感觉支持查韦斯是在支持委内瑞拉版“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

节目进行了五个小时。在这之中，查韦斯提到了美国和哥伦比亚情报员合作暗杀他的计划。他把委内瑞拉国内事物短缺——比如牛奶极度短缺，怪罪到委内瑞拉的私营企业。他告诉观众，几个小时前，一船来自白俄罗斯的奶粉刚在委内瑞拉港口卸货。他的言辞迎来了一阵鼓掌，好像一船奶粉的来到已是值得庆祝的功绩了，查韦斯接着点名了观众群里一行白俄罗斯官员代表。查韦斯不住地说要与别国结盟对抗美国；他已与伊朗（在此之前，查韦斯与萨达姆也建立了关系），中国，俄罗斯（查韦斯说普京是他的“好朋友”），白俄罗斯建立了关系。

节目通过卫星切换到了一组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专家合作地震测绘项目的现场。翻译传达了查韦斯几句轻松友好的问候之后，查韦斯说道，“那位翻译，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确定他一定古巴人。”他微笑着，“古巴人遍布各地啊！”

随后，查韦斯转向摄像机，直视镜头用英语问道，“菲德尔，你好吗？”

82 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从 2006 年 7 月和查韦斯访问阿根廷之后,就因病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有传言说卡斯特罗罹患癌症，但似乎他得的是憩室炎，这种严重的肠道疾病差点要了他的命，卡斯特罗仍未完全康复。他得病之后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是照片，影像展现给公众这位渐渐衰弱的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得病期间，查韦斯是除卡斯特罗家人之外为数不多被允许见他的人。查韦斯决定定期拜访卡斯特罗，让他开心。

“对我而言，菲德尔像父亲，像灯塔。他是无可取代的，”查韦斯告诉我。“他是二十世纪的伟人，他不仅在二十世纪历史里重要，他也影响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即便是现在，他仍尽其所能继续在思想斗争的战场上战斗，直到他的最后一口气。”

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深厚友谊开始于查韦斯政治生涯的起点。1979 年，时任陆军中尉的查韦斯和几位下级军官开始了革命的计划。到了 1989 年，查韦斯的革命计划变得更加严肃。当时委内瑞拉总统 Carlos Andrés Pérez 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引起了委内瑞拉国内汽油和公共交通价格暴涨，引发了 Caracazo 三天暴乱事件，军队出动，上百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三年之后的 1992 年，查韦斯作为中校领导了一场军事叛变。当意识到他手下人数远不及对方，继续战斗只意味着更多牺牲后，查韦斯选择了投降（至少有 20 人在反抗中死亡）。

当时，查韦斯在电视上宣布叛变结束了——但只是暂时结束。查韦斯爆炸性的言论和隐含的威胁令委内瑞拉人们着迷，就此，查韦斯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查韦斯和他的同谋者曾被送入监狱。两年后，也就是 1994 年，他们在佩雷斯被指控腐败，而在针对他们的犯罪指控被驳回之后，他们被释放。查韦斯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哈瓦那，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以国家元首的礼遇热情地接待了他。五年后，查韦斯获得权力，他重返哈瓦那向卡斯特罗表示敬意。

查韦斯告诉我，当他在监狱时，他读了一篇关于卡斯特罗的访问，那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他。那时，由于苏联补贴突然中断，古巴经济几乎崩溃。“菲德尔说，‘迟早将会有一波新浪潮。拉美人民将觉醒，将会有一波新浪潮，它即将被看到，’”查韦斯说，“现在这波新浪潮已经来临”——他拍打着椅子扶手——“而且如果有人看不到它，只能说明他是瞎的，如果有人感受不到它，只能说明他是聋的。”

从 20011 年开始，古巴接收了装有委内瑞拉补贴石油的货船，每年估计价值 25 亿美元。作为交换，数千名古巴教师、体育教练和医生在委内瑞拉贫民区和乡村地区提供服务。

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人在古巴学习，并且超过十万名委内瑞拉眼疾患者被送去古巴接受专业化的药物治疗。

在 2004 年，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签署了一份全面贸易协定，废除了两国间的关税，同时，各自对查韦斯的美洲玻利瓦尔同盟（ALBA）做出承诺，ALBA 在西班牙语中正有“黎明”之意。面对美国资助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LBA 意在对抗“新自由主义”贸易区。（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加勒比地区小岛国，多米尼加都以加入 ALBA）查韦斯已经成为古巴首要的恩主，并自视为菲德尔的衣钵继承人。

卡斯特罗二月份时发布公开信，表示他放弃古巴总统职位。“菲尔德并没有辞去任何东西，”查韦斯信誓旦旦地告诉记者。“他只是走到一边让位给其他人”（菲德尔的弟弟罗尔取代他作为总统）查韦斯保证会为菲德尔一边“继续奋战”。

2006 年总统大选中查韦斯竞争对手阵营顾问，也是中间偏左立场的首席评论员，佩特科夫（Teodoro Petkoff）告诉我，卡斯特罗——作为一种对年轻人明智、务实的咨询资源，对查韦斯已经“渐渐减轻影响”。他认为卡斯特罗从活跃的政治中离开，在这个意义上伤害了查



韦斯。“查韦斯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而且没有人和他争论。他周围的人都个性平庸，”他告诉我，“和菲德尔的关系是关键，因为查韦斯对他有一种少年般的忠诚。”

我被奥蒂兹（Román Ortiz），一个拥有波哥大智库的安全事务分析家，提醒到：“查韦斯和他的计划不符合那些阅读并相信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的人的思想，他们认为我们都在走向自由。他们没有真正把握到他的政治事业，而是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那个要重建大哥伦比亚地区的组织，共享某些元素的。”奥蒂兹补充到，“为了战避免战争，查韦斯将不得不被控制，他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加危险和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将会怀念卡斯特罗。”

FARC 试图推翻哥伦比亚政府的战斗已经超过四十年。查韦斯和 FARC 关系的实质，是关于他的一系列问题中最具争议性的。FARC 占据了哥伦比亚南部和东部大面积丛林地区，并靠向非法种植可可的农民、可卡因加工者和运输者征税，来筹措资金。

查韦斯对游击队的支持意愿，使他疏远了一些天然联盟者。从去年开始，这已经成为他和他的哥伦比亚追随者，乌里韦（Álvaro 乌里韦），之间争执的焦点，并呈现出一种持续增长的奇怪维度。

去年八月，乌里韦在与 FARC 交涉人质释放问题时，向查韦斯求助——人质中的一些人已经被扣押长达十年，查韦斯同意了。继而在十一月末，乌里韦在了解到查韦斯和哥伦比亚军方司令官已经开始谈判之时，没有征得他的允许，突然把查韦斯踢出局。查韦斯以一篇又一篇激烈的长篇指责作为回应，骂乌里韦是一个“黑手党老大”，一个“懦夫”，一个“骗子”。

乌里韦有着难以捉摸的背景。在一份 1991 年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文件中，他被描述为正在变成一个“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私交甚笃的朋友，”后者是一个大毒枭。作为一个地区统治者，乌里韦帮助建立了平民维持治安组织，CONVIVIR， 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准军事性的武装组织。

哥伦比亚的右翼准军事性力量已经和本国的左派游击队及其他们的支持者，打过一场恶战，杀死了数以千计平民。并且，像 FARC 一样，他们也深陷毒品贸易。然而，在具有哥伦比亚社会特色的复杂网络关系中，几乎没有政治家可以声称自己从未和 narcotraficante,这一游击队指挥官或一个准军事性的军阀，有过关系。在过去的五年，几千名准军事部队军人在遣散协议中放下武器，被人权组织评论为大规模特赦。但乌里韦已经不愿作为经纪人与 FARC 进行相似的交易。在 1990 年代早期，他的父亲在 FARC 企图绑架他的时候被杀害。

在对乌里韦的指责中，查韦斯说美国正利用哥伦比亚作为据点来策划政变和暗杀。作为回应，一位在卡拉卡斯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对我说："查韦斯总统对我们的指控是不合情理的。美国还有三个人质还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手里。我们支持查韦斯的调停者角色。"

查韦斯继续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并在一月中旬争取让他们释放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Clara Rojas，曾经是 Ingrid Betancourt 运动的领导者，在 2002 年竞选总统期间被绑架，是所有人质中最著名的一个。最具戏剧性的是，Rojas 和一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游击队员在丛林里生下了一个孩子 Emmanuel。Emmanuel 曾经被游击队夺走，一度成为孤儿。当 Rojas 和她的儿子团聚的时候，Emmanuel 已经三岁了。被释放后，Rojas 向外界透露，人质都被囚禁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一些人被锁链锁在树上。然而，查韦斯却趁此机会促请哥伦比亚政府承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为"交战方"（belligerent party），使它拥有外交上的合法性，然后呼吁外国政府把它从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上除名。然而，查韦斯的建议却使他陷入了孤立。到了二月，约四百万哥伦比亚人示威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及强烈谴责查韦斯。

Gustavo Petro，一个以反对乌里韦而闻名的敢言的哥伦比亚左翼国会参议员，在去年公开谴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贩毒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他认为查韦斯的立场非常幼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利用查韦斯的良好愿望来粉饰自己的政治名声"，他对我说，"他们是一支占领军，并没有争取平民支持的打算。它们杀害的哥伦比亚人比国内任何武装组织都多。查韦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只要他认为别人是一个所谓的'革命者'，他就会赞扬他们，并且说'听候差遣'。"

在我和 Maduro 交谈的几个小时后，我和委内瑞拉不常露面的内政部长 Ramón Rodríguez Chacín，一个前海军军官，见了面。他曾经参加 1992 年查韦斯领导的未遂政变，并因此被判入狱两年。最近，他作为查韦斯本人的秘密被派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斡旋。在最近一次释放人质的电视录像中，他的一个动作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和游击队员拥抱并告诉他们"要守护好丛林"。

我和 Rodríguez Chacín 在卡拉卡斯郊区一处叫 Fuerte Tiuna 的偏远地区见了面——这里是委内瑞拉的军方总部。他是一个身材细小的男人，穿着牛仔裤和红色风衣，留着短须。他在一个宽敞的、像碉堡一样的房间里等我。房里摆放着许多军械，一张桌上有六个电话，以及一架健身自行车和一张吊床。我看见一张矮桌上还摆着列宁选集和君特•格拉斯的《蜗牛日记》。

我们在室外交谈着，城市里的灯光像星空一样倒挂在我们脚下，不时还能听到炮火的爆炸声。Rodríguez Chacín 对我说，山的另一边有一个炮兵靶场。“他们有时候会打偏，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靠近。”

他告诉我，他正在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争取他们再释放四个六年前被绑架的哥伦比亚国会成员。游击队准备把人质带到丛林里的一个约定地点，而只有他才会被告知确切的地点。他正在等待游击队的消息。（事实上，人质在四天后就被释放了。）Rodríguez Chacín 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也想要和平，“但不是哥伦比亚的政治寡头们所想的那种和平”。他说，“哥伦比亚实际上是美国在拉美的最后一个可靠的桥头堡。所以在这一切的背后，真正的敌人不仅是哥伦比亚的寡头政府，更是帝国。”（在在玻利瓦尔思潮影响下的委内瑞拉，“帝国”即是美国。）

在卡拉卡斯市区一个肮脏的隧道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座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有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手写的符号，让我想起在美国白宫前面看见的一块示威的标语。标语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警告，意思是：“巴拉克•奥巴马这头野兽将会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

这预示着毁灭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有道理。在很多方面卡拉卡斯都是个失败的城市，让人觉得秩序失控。这里的犯罪率奇高，今年的前三个月估计有 550 宗谋杀；穷人在公共公园里和通往 Guaire 的污水渠边露宿；市内到处都是六七十年代繁荣时期建造起来的摩天大厦，它们的混凝土外墙已经严重掉色和脱落；成千上万的小木屋分散在山上，像一道伤疤；垃圾没有人处理，道路上交通堵塞——因为委内瑞拉从石油贸易中获利丰厚，所以到处都是崭新的汽车，去年一共有 45 万辆汽车被卖出；同时，委内瑞拉的有钱人居住在有安保的、可以俯瞰卡拉卡斯的山顶大宅里。从官僚机构里兴起的新富阶层被戏称为 boliburguesia。

五年前，查韦斯接管了石油公司——P.D.V.S.A.， 他解雇了 18，000 位员工，任命了大量亲信。从那时起，P.D.V.S.A.每年的利润就成为了他最具革命性的改革计划的资金来源。改革计划包括所谓的改善“委内瑞拉穷人计划”，拉斐尔•拉米雷斯， P.D.V.S.A.的总裁，告诉我们查韦斯计划把 P.D.V.S.A.当成实现将委内瑞拉从石油苏丹王权制国家转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型社会的一种工具。P.D.V.S.A.开始替换、接管很多政府的职能。新的 P.D.V.S.A.分公司开始掌管从农业、运输业、工程建设以及食品分配等等诸多事项。“他的计划是把 P.D.V.S.A.变得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一样，”拉米雷斯说：“只不过比俄罗斯能源巨头多了一些社会角色。

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式十分复杂多变：腐败猖獗、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由石油引起的高通胀。一位德高望重的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奥兰多•奥乔亚，指责查韦斯的政策以及他的政府在面对那些问题时表现的无能，他形容委内瑞拉的情形像是一场“完美的经济风暴”。他说：“油价不可能比通胀率以及它在社会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糟糕的后果升的更快。”不过奥乔亚承认，只要油价居高不下，政府总是可以无限期地推迟经济崩溃。

查韦斯目前的任期将于 2013 年结束。去年，他发起了公民投票，修改了宪法和移除一些可能会妨碍他在第三个任期中续任的条款。他的计划是一直连任到 2050 年——他 96 岁的时候。然而，在公投中，他以微弱劣势落后。这是他当总统以来第一次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其他人，而这也使得他的政治对手开始活跃起来。曾在 2006 年跟查韦斯竞选总统的佩特科夫说：“查韦斯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他非常懂得民意调查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已经有所动摇，所以他把这一切转化为所有人都是前来观看他演出的‘个人秀’。”佩特科夫补充说，“查韦斯是有双重特征的，他的一边大脑属于吉伦特党员，而另一边又是雅各宾派的。他谨慎而有远见，也很激进。” 佩特科夫的妻子，一位心理学家，此时提出异议，她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佩特科夫就此回应：“或许吧，不过他至少是一个有远大目标的精神病患者。” 自 2002 到 2007 年担任查韦斯副总统的何塞•比森特•兰格说，他认为查韦斯对于国际事务的“迷恋”以及对委内瑞拉本国需求的忽视是民意调查结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公共安全没有保障是委内瑞拉的一大隐患，然而查韦斯从未充分理解到这一点，”兰格说，“他认为犯罪率是贫穷的副产品和社会问题，而这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贫穷的神话，即认为所有的穷人都是好人，然而这并不客观。穷人也可能犯罪者。”兰格说查韦斯很重视民众对他政府的指责——“他一度因此陷入沉思。”民意调查上的失利不仅意味着查韦斯“不败神话”被打破，兰格说：“也使我们陷入了不利的局面。”

在 3 月 1 日早些时候，也就是在释放 4 名国会议员人质的两天前，哥伦比亚军队开入了厄瓜多尔境内，并且摧毁了那里的一个 FARC 营地。FARC 的副指挥官，劳尔•雷耶斯以及其他 24 人被杀害。乌里韦致电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为此事道歉，然而同时声明此事的发生是因为正当防卫——FARC 曾在厄瓜多尔边境向哥伦比亚军队开火。

在第二天在卡拉卡斯一家购物中心播出的“你好，总统”节目中，查韦斯非常愤怒地指责了这场“大规模谋杀”，并且称雷耶斯为一位“优秀的革命者”。他直视镜头补充道：“你要有

胆量在我的地盘试试看，乌里韦总统，我会让你尝尝苏霍伊的滋味!”(委内瑞拉刚刚从俄罗斯购进了 24 架苏霍伊战斗机。

之后，查韦斯转向他的国防部长，当时在观众席中的兰格将军。兰格起身喀嚓一下立正敬礼。“国防部长，立刻派 10 个营前往哥伦比亚边境。”查韦斯补充，“10 个坦克营。”

这次在电视上调兵遣将的行为再次展示了查韦斯不同寻常的领导风格——电视秀等同于现实生活。他之后告诉观众他打算暂时关闭委内瑞拉在波哥大的大使馆。

第二天，哥伦比亚首席警官，奥斯卡•纳兰霍将军宣布在对 FARC 营地的袭击中获得了 3 台电脑和一些硬盘。根据纳兰霍的说法，雷耶斯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显示查韦斯为 FARC 提供了 3 亿美金。依据一位 FARC 官员转述，一封邮件信息显示罗德里格斯曾要求 FARC 帮忙训练委内瑞拉的游击战术。(也有隐晦地暗示说 FARC 曾经试图购买铀来生产“脏弹”，但这些似乎并不太可信。

查韦斯否认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称其是虚构的。乌里韦说他打算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查韦斯，罪名是“支持和资助种族灭绝主义者”。此后，乌里韦的支持率急升到 84%，而查韦斯则受到 90%哥伦比亚人民的负面评价。

突然之间，地区性战争的话题开始了。电视播出了委内瑞拉坦克向哥伦比亚边境进发的片段；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陷于停顿；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一个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告诉我他担心情况很可能会恶化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查韦斯正在用这个事件来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内部问题转移”，他说道，“我认为他也在展示他是这个区域受欢迎的领导。这是个很冒险的算计。”

在查韦斯命令他的坦克向哥伦比亚边境移动几日后，我在总统府访问了他。我们在 Simón Bolívar 的巨大画像前坐下，查韦斯穿着黑色牛仔裤，绿色军夹克和红色 T 恤。随后的一天他就飞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圣多明哥，去参加为讨论这个危机而举行的二十几位拉丁美洲领导人的高峰会。他打算在那里和乌里韦当面对质。

我问查韦斯是否认为和哥伦比亚的争议正在失控，他回应说：“如果你清楚认识形势的话，事实是这里有一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国家，而那边有一个反革命的亲帝国主义国家。这是爆炸性的对比。”他说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基本上和乌里韦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提到了一个有关 FARC 使节在哥伦比亚人的命令下被禁锢在卡拉卡斯的纠纷。在这个事件里，当查韦斯差点要

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乌里韦请求卡斯特罗介入，”卡斯德罗打电话给我，于是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查韦斯说。

“乌里韦将会面临他一手造成的混乱”，他说，“首先，我要清楚表明，边界的军队调动纯粹是防御性的——明显是防御性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府：哥伦比亚政府。他们公开宣称他们采用了布什主义 – 预防性的战争，先发制人。”

他对 FARC 也表示理解。查韦斯说，1980 年代中期的一次停火中，FARC 建立了一个政党，然而数千名成员却被谋杀了。他说他不能否定一组游击队穿越数千米长的哥伦比亚边境，并像在厄瓜多尔那样落地生根的可能性。他继续说“任何人都会明白我必须在边境增兵。我必须警告乌里韦他不能像在厄瓜多尔那样在委内瑞拉行事”。

提到乌里韦的指控和要将他带到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威胁，查韦斯这么说：“我大笑了一场，这些太可笑了。乌里韦才应该被调查他和种族大屠杀的关系。有文件详细描述了这些准军事部队在哥伦比亚境内的大屠杀。他们焚烧平民，进行肢解，然而乌里韦居然支持这一切!”查韦斯补充道，“乌里韦說我会被指控？好吧，就让我改动一下卡斯特罗的说法吧，他曾经说过历史会清算他自己，我说历史已经谴责了阿尔瓦多.乌里韦”。

我问查韦斯他是否认为和美国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你看，在我小时候，我差点在河里淹死。”查韦斯说，“水流把我冲走，我的朋友们在我撞上石头后救了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没被救起来，在 15 岁那年死掉，你说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如果受美国指使的这个大陆的垄断寡头，和白宫那伙用着帝国主义战争策略的极端右翼法西斯主义者尝试组织这场革命，拉丁美洲将会烽烟四起。”

查韦斯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并不打算成为南美洲革命的领导，也不打算输出玻利维亚革命，这是个由人民创造的进行时。”在被问到这个大计是否一定会导致和美国的对抗时，他停顿了一下，回答道：“我会说是的，并不因为美国的现况，而是因为美国的帝国主义传统。冲突将无法避免。”

再过一天的下午，查韦斯将出发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喂！游击队员们!”他在我们登机后唤来了他的古巴医生。前任卫生部长面带微笑地说：“我们来对抗帝国。”

第二天早上，坐落在圣多明哥海滩，被度假酒店和赌场包围着的会展中心成功地召开了高峰会。我收到了一个扣针，它代表我是一名委内瑞拉代表，有了它我就可以参加一节总统们的

闭门谈话。乌里韦总统是一个脸色惨白，小个子的精瘦男人，他第一个走进大厅，随后跟着查韦斯和尼加拉瓜的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奥尔特加穿着一个歌星 Suède 的夹克和牛仔裤。其他的领导们都穿着西装。(奥尔特加是一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领导人，即使面对没完没了的丑闻，他去年仍然被重新选为总统。得益于查韦斯的金融和政治礼物，他开始重建形象。）查韦斯和乌里韦互不理睬。

多美尼加共和国总统 Leonel Fernández 宣布会议开始后把现场交给了厄瓜多尔总统，Rafael Correa。“哥伦比亚政府轰炸了我的国家，”Correa 开始了讲话。他说厄瓜多尔对此不会轻易原谅直到有了“最终后果”。Correa 看了看乌里韦说道：“你的无耻比蓄意谋杀的炸弹更得罪我们。”查韦斯和其他委内瑞拉代表起立为 Correa 鼓掌。

第二个发言的是乌里韦。他形容遇袭身亡的哥伦比亚武装力量领导人 Raúl Reyes 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恐怖分子之一。”(坐在我身边的一名查韦斯顾问听罢翻了个白眼)。乌里韦承认他的军队轰炸了厄瓜多尔境内的营地——但他说炸弹是从哥伦比亚境内发射的。说到被炸身亡的哥伦比亚武装游击队，他说“他们并不在哪儿准备复活节庆典。”

期间，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起身，从 Correa 身后走过，瞪着乌里韦像是在酝酿一场打斗。当乌里韦示意奥尔特加坐下时,奥尔特加说道，“我不是你儿子！你以为你是谁？”过了一会儿，他又溜达回自己的座位。

乌里韦发言完毕，Correa 说如果乌里韦怀疑多美尼加共和国藏匿着像 Raúl Reyes 一样的武装力量领导人，那么他将会轰炸多美尼加。

乌里韦打断说道：“不要把那些怀念共产主义的人特有的愤世嫉俗强加给我。”

Correa 举起他的手继续说道，“这双手是干净了，没有沾染过鲜血。”

会议几乎进行不下去了。这时，查韦斯说话了。他开始讲故事吸引人，博得认同。他说在 90 年代自己曾被误认为向当时是“保卫本土”社会运动活动家（Cocalero activitst）和国会议员的玻利维亚总统 Evo Morales，以及另一位玻利维亚土著领导人 Felipe Quispe 输送武器。查韦斯对 Morales 说“Evo——我觉得 Quispe 比你更激进”。Morales 听后谦虚地笑笑。

查韦斯说，因为他最近出资三亿美元在哥伦比亚建天然气管道，就说他给了哥伦比亚武装力量三亿美元，简直太过荒唐——他和乌里韦都出席了开工仪式。查韦斯看了看支持他的，领导阿根廷左中派政府的总统 Cristina Kirchner。“我见过臆造出来令我毁誉的说法，说我把

装满美元的旅行箱给了 Cristina”（2007 年 8 月，一位美籍委内瑞拉商人未申报携带 80 万美元从美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查韦斯否认，普遍的假设认为查韦斯秘密资助了 Kirchner 的总统竞选。）“而现在又说我的旅行箱在哥伦比亚丛林里！”

会议上的许多领导人此时已被逗笑。查韦斯制造了友好的气氛，并一度消弱了乌里韦对他的指控。“我本可以给哥伦比亚武装力量送去大量枪支”，查韦斯说，“我本可以向他们提供大笔美元——但我决不会这么做。”

查韦斯接着给现场制造了惊喜：他说哥伦比亚武装力量向他透露，6 名人质将被释放。乌里韦听罢与他的助手急切地私语。查韦斯询问阿根廷总统 Fernández 是否可以打破协议，让 Ingrid Betancourt 的母亲进入会场。一阵骚动过后，Betancourt 的母亲，年近 70 气质优雅的 Yolanda Pulecio（前哥伦比亚小姐）进入了会场。和她一起进来的是带着白色包头巾，举止夸张的哥伦比亚左翼国会议员 Piedad Córdoba，他曾与查韦斯一起与哥伦比亚武装力量谈判。乌里韦看上去非常气愤；查韦斯的行动展示了他才是解救人质的人，而非乌里韦。

会议至此，八小时已经过去了，服务员给继续对话的领导人端上了食物。他们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而乌里韦也承诺，尽管不情愿，他将停止边境袭击。Fernández 让乌里韦和 Correa 拥抱和解，而他们两位犹豫片刻后，以握手示意。查韦斯走向乌里韦，也向他示意，现场危机似乎瓦解了。但是，片刻之后，Correa 开始严斥乌里韦，而乌里韦也显得很愤怒。现场的其他领导人都感到惊慌。查韦斯迅速以抚慰的话语使乌里韦放松下来。

我同 Piedad Córdoba 和 Yolanda Pulecio 一起走出会场。Córdoba 看上去心情愉悦。她说查韦斯，阿根廷总统 Cristina Kirchner 和她三人仔细计划了所有事情——关于释放人质的消息和 Pulecio 戏剧性的出场。

查韦斯表明他是一位和平使者，他能够挑起地区冲突，但又能随即平息冲突。这一幕与 1992 年叫停政变行动非常类似。乌里韦明白在会议上他暂时被唬弄了，回应了查韦斯的意图。从某种程度上说，两方领导人都可以说是获胜了，但这只算是双方持续存在的冲突中的小争执。

在我们登上回卡拉卡斯的飞机前，查韦斯宣布他改变了主意：飞机将飞往古巴。委内瑞拉代表们显得很高兴。我们到哈瓦那时，已是午夜。劳尔.卡斯特罗身着军装，带着宽边帽，还戴了一副大眼镜，看上去略显严肃，在机场会见了查韦斯。查韦斯显得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

了劳尔.卡斯特罗，劳尔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与我握了手。当委内瑞拉代表团前往下榻的国有饭店，查韦斯跟着劳尔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第二天，劳尔送查韦斯到机场。当我们起飞后，查韦斯来到了机舱后部。他展开了笑容。昨晚，他与菲德尔相处了 3 个小时，他说菲德尔“挺好的”。他又加了句：“菲德尔让我带他向你们问好！”

事后，一位拉丁美洲资深外交家告诉我，据他所知查韦斯在峰会上缓和了与乌里韦的冲突“是因为菲德尔建议他这么做。”

五月中旬，负责调查从哥伦比亚武装力量处缴获的手提电脑的国际刑警组织团队申明，电脑的移动硬盘在发现之后没有被篡改过。调查者告诫说他们没有认证那些电子邮件的作者和准确性，但是报告里武装力量的罪证是确凿的。查韦斯获知后，严斥调查者，说时任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美国人是“国际流浪汉”。

美国当时的助理国务卿 Thomas Shannon 说他对查韦斯轻率的应对感到“吃惊”。5 月 17 日，国际刑警组织的报告发布后两天，一架美国海军喷气机误入委内瑞拉领空，美国国防部解释是导航错误，但委内瑞拉国防部长 Rangel 称这次事件是“挑衅行为”。

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让查韦斯尴尬和挫败的事情。5 月 28 日，在反对声中，委内瑞拉通过了一条意在面对“帝国主义袭击”，加强委内瑞拉情报工作的法令；许多委内瑞拉人担心法令会要求他们互相告发。10 天之后的 6 月 7 日，哥伦比亚政府宣称他们逮捕了一名想哥伦比亚武装力量走私四万枚 AK-47 子弹的委内瑞拉官员。查韦斯政府宣称事件在调查之中。另一个消息使得情况更糟糕，哥伦比亚武装力量被迫承认他们的一名传奇领导者 Manuel Marulanda 死于心脏病。

查韦斯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出格了。在委内瑞拉官员走私子弹被逮捕的那天，查韦斯宣布暂停之前有关情报工作的法令，声称，“这里没有独裁统治。”之后，在 6 月 8 日“你好，总统”的节目中，他出乎意料地要求哥伦比亚武装力量停止武装斗争，释放人质，声称游击战已不适合现在的世界了。查韦斯似乎是——现在看来——正在退出他参与建立的战场，务实地想要挽回些损失。毕竟，他拥有过幸存者直觉的力量。

究竟查韦斯叫停哥伦比亚武装力量是否是个战略计划仍有待观察。“他那些话很起作用，”美国助理国务卿 Shannon 在迈阿密的一场谈话中说道， “这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注意到正在发

生些什么以及委内瑞拉政府成员和哥伦比亚武装力量建立的关系。”“问题是，”Shannon 说，“委内瑞拉政府是否会利用建立的关系使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结束四十多年来的冲突，还是会继续蓄谋对抗它的民主邻国？…我认为美洲地区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的答案是：委内瑞拉如何定义自己。”

Bill Richardson 说 4 月他曾到卡拉卡斯，代表三名被哥伦比亚武装力量关押的，效力于美国国防的工作人员的家属，与查韦斯谈判。查韦斯热情友好——Richardson 是美籍墨西哥裔，他们用西班牙语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查韦斯告诉 Richardson，他不理解布什政府对他的敌意：“查韦斯告诉我他不喜欢被妖魔化。”。当 Richardson 问他是否会为解救美国国防工作人员而和哥伦比亚武装力量沟通时，查韦斯回答道：“好的，我会帮你。”Richardson 说，“我们需要和查韦斯建立沟通渠道，人质谈判的合作可能是个开始。我认为美国应该和委内瑞拉保持稳定的关系；这对我们有利。”

6 月 7 日，查韦斯还说，“无论美国总统是谁，我想开始准备与美国合作。”当我向共和党候选人 John McCain 的顾问 Anna Navarro 请教查韦斯的提议时，她说“McCain 认为查韦斯是个骗子、恶棍。他不信任查韦斯。”2007 年还是参议院的奥巴马被问及是否愿意无先决条件地会见对美国持有敌意的国家领导人——伊朗的贾内德，查韦斯，卡斯特罗时，奥巴马回答他愿意。McCain 和希拉里都认为奥巴马的回答是幼稚的。奥巴马之后说与查韦斯对话里，重要的议题是“煽动起来的拉丁美洲反美情绪”，以及“查韦斯对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

Richardson 退出 2008 年总统竞选后，转而支持奥巴马，我问 Richardson，他是代表奥巴马向查韦斯传达了消息。Richardson 说他并没有，但似乎查韦斯与我有同样的想法。“查韦斯说他注意到了我对奥巴马的支持。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我们好转的待遇。但我不认为查韦斯视我为奥巴马的代表，而把我看成是和他一样的拉丁美洲人，”Richardson 说，“查韦斯想表达的是‘不要小看我，而且好好待我。’”

（原文载于《纽约客》，作者为 Jon Lee Anderson。译言网 whitraven 翻译了第一页，Co-China 论坛志愿者王菡，冯自强，田悠，Stephen，童亚琦翻译了剩下的部分。原文链接：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6/23/080623fa_fact_anderson）

拓展阅读：

赵灵敏：委内瑞拉的民主难题 http://www.infzm.com/content/85571

【返回目录】

【观】

8-3 陶短房：后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何去何从



是合适的水、空气和土壤造就了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而这样的“大气候”，在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和拉美，并无根本性改变。

当地时间 3 月 5 日晚，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罗宣布，总统查韦斯在首都加拉加斯去世，终年 58 岁。

自 1998 年首度当选总统至今，“查韦斯时代”历时近 15 年，在这 15 年里，查韦斯充分利用了民粹的力量，在 15 次各类全民投票中取得 14 胜 1 负的傲人战绩，不仅 4 次以过半票当选总统，且通过两次全民公决，为自己的总统任期终身制寻得了宪法的“背书”。在世界现当代史上，以民粹上台始、以威权专制终者不乏其例，但如查韦斯这样，靠民粹上台，行威权之实，却在此后 15 年内始终未曾真正建立一个威权体制的框架，而宁肯一次又一次地在民粹面前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者，却绝对算得上前无古人。

争议人物随争议而去

查韦斯是个充满争议的人：对内，一系列经济决策失误导致了世界最高的谋杀率、畸高的通胀率（委内瑞拉央行 2011 年统计，通胀率高达 26.7%，2012 年也达到 19.9%），基础设施老化导致的频繁停电，愈演愈烈的贪腐和裙带作风（2011 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委内瑞拉在 182 个国家中列第 172 位，2012 年“有所进步”，也不过是第 165 位）也令其受欢迎程度

下降，对民营经济的打压更令中产阶级对他离心离德；对外，其高调反美言论、激进的石油产业国有化措施，以及经常支持卡扎菲、内贾德、巴沙尔等“国际孤儿”的特立独行，也让人议论纷纷。但他在任内依靠石油美元，大搞社会福利，推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赢得许多草根民众的狂热拥护，他以玻利瓦尔继承人自居，大谈“玻利瓦尔革命”，在拉美高举“有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反美”旗帜，在左翼思潮大行其道的拉美，也依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查韦斯之所以以拉美小国领袖而得享国际知名度，应归功于他“反美旗手”、“拉美左翼领袖”的光环。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不仅经常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口诛笔伐，还积极倡导由拉美 18 国组成“玻利瓦尔联盟”，和美国唱对台戏。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下毒谋害他和其他拉美左翼领袖，在“石油产业国有化”运动中拿康菲和埃克森-美孚两家美国财团的奥里诺科石油中标区块开刀，甚至公然支持、同情被美国“打入另册”的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为朝鲜核试验辩解，和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打得火热。不仅如此，他还不时用诸如“把 F-16 交给中国”、和俄罗斯举行联合海空军演等“刺激性”动作，显示一下和美国的“不对付”。

自上任以来，他就不断采取措施揽权：先是在 2002 年战胜了针对自己的未遂政变，继而在两年后面对反对派弹劾投票平安过关；他在任内进行修宪，将总统任期先是由 1 任改两任、5 年改 6 年，接着又在 2007 年、2009 年两次推动修宪，取消了总统任期，以便自己无限期连任下去。对此，国内外反对者不时抨击其“独裁”、“压制反对派”。

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痴迷于民粹带给自己的满足感，一次又一次利用“一人一票”的选举、公决和投票巩固个人权力，让民主政治的框架为个人的强权专制背书，不论老资格的反对派政治家莫拉莱斯，还是年富力强、个人能力突出的新派反对党领袖卡普里耶斯，都未能在他生前将他赶下台。

空降兵军官出身、年纪也不算大的查韦斯曾经曾经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口若悬河，但自 2011 年 6 月传出罹患盆腔癌的消息以来，长达 20 个月与癌症和各种并发症搏斗，至少 4 次癌症手术、放化疗和一系列并发症手术，最终令他油尽灯枯。

即便如此，他仍然在去年 10 月 7 日以一个公开癌症晚期病人的身份赢得最后一次总统大选的胜利，尽管对手卡普里耶斯实力不俗，一度民调支持率甚至在查韦斯之上，尽管即便支持者中，担心其身体不胜负荷者也大有人在，他仍依托高达 80.94%的超高投票率，获得 54.2%的选票。

今年 1 月 10 日的宣誓就职仪式，查韦斯的因病缺席明明有违宪之嫌，却仍有无数底层民众身披三色斜绶带“代行宣誓”，反对派的质疑、挑战今天看来有充分的理由，但在不到两个月前却偏偏撼动不了远在古巴的查韦斯之根基。

今年 2 月 15 日，委内瑞拉官媒发布其在古巴病床上微笑阅读报纸的照片，3 天后，他更悄然回归委内瑞拉，令反对派的“古巴操纵论”无从着力。此时查韦斯已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甚至无法顺畅说话，对自己究竟能活多久显然已心知肚明，如此举措，显然已非为了挣扎任满自己的 6 年任期，而是为了“身后名”（玻利瓦尔继承人、拉美左翼旗手等等）、“身后事”（为自己的统一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接班人作最后一搏）。

一个矛盾体

查韦斯鼓吹的“玻利瓦尔革命”，针对委内瑞拉乃至拉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贫富悬殊、贪腐和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和对平等、福利的渴望，提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全民福利等“红包政策”，并依靠丰富的“石油美元”为自己的慷慨埋单，这不仅令许多委内瑞拉中下层民众对其狂热支持，也令卡普里耶斯等反对派领导人只敢抨击其政治主张，不敢攻讦其社会福利政策，甚至在大选中硬着头皮对查韦斯所提倡的公用事业服务、粮食补贴和医保福利等受欢迎政策表示支持。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他的“革命国家”同样存在严重的贪腐、裙带作风、特权阶层，存在着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拜“石油美元”所赐，尽管激进政策“硬伤”不少，但查韦斯仍能用不断“发红包”的方法，维系自己的民粹形象和底层号召力。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中下层民众的要求是那么的简单——他们不敢奢望“大人物”不贪腐，只希望在这些人吃肉时，自己也能确保盘子里有足够的骨头和汤，而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恰在这个层面上“一俊遮百丑”。

和许多专权者一样，他对反对派的打击不遗余力，一次又一次在国内“粉碎政变阴谋”、为反对派领袖制造各种障碍和不便，钳制非官方的舆论和声音，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但另一方面，他又并没有将反对的声音和渠道一并“掐死”，而宁可一次又一次用选票扼杀对方的反击。

直至去世，他也并没有指定亲属或亲信直接“继位”，而仅在去年 12 月 8 日，指定了副总统马杜罗为“应急候选人”。

在拉美和国际舞台上，他反美口号喊得山响，但他的“反美”更多表现在语言上、姿态上：尽管高呼反美，但在拉美具体事务中，并未对美国的重大行动予以实质性干涉、阻挠；尽管高呼同情卡扎菲，支持巴沙尔和内贾德，却同样未挑战美国对这些政权的制裁、禁运；尽管在国有化大潮中拿美国公司开了“头刀”，但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PDVSA）的“战略合作联盟”所包含的 6 家外国石油公司中，被“斩”的两家美国财团仍居前两位，而委内瑞拉经济支柱——石油出口量的 40%，也仍然是美国（对中国出口量则只有 10%，为对美的 1/4）。

在很大程度上，“反美”是查韦斯积聚民粹的一个符号。对内，可吸附委内瑞拉民众中对美国“天生反感”的多数人支持，对外，则可在反美、左倾思潮占支配地位的拉美一呼百诺。委内瑞拉和拉美左翼思潮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对贫富悬殊、跨国垄断资本和美国霸权主义的普遍不满，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潮，让善于利用民粹的查韦斯找到了“载舟之水”——而不是他这个“反美旗手”让玻利维亚（更不用说拉美）成为反美的海洋。

后查韦斯时代的选情

根据宪法，总统一旦任内去世或因病、因故不能视事，将由议长代理总统之职，并在 30 天内举行新的总统大选。现任议长是执政党内资深人物、有“查韦斯传声筒”之称的卡韦略，如无意外，执政党将按照查韦斯的部署，由工团领袖出身的马杜罗担纲总统候选人，迎接反对派的挑战。

反对派中实力最强的竞争者，自然是民主团结联盟领导人，前米兰达州长和前总统候选人卡普里耶斯。

此人年富力强（不到 41 岁），形象清新，言辞犀利，在上次大选中，他一方面抨击查韦斯的经济、政治纲领和腐败作风，另一方面提出包括括吸引外资，消除腐败，创造就业机会，逐步废除外汇管制等政纲，并有选择地保留了查韦斯所创办的公用事业服务、粮食补贴和医保福利等受欢迎政策。较诸以往“逢查韦斯必反”的反对派习气，显得更具政治家风范，赢得中产阶级以外许多选民的欢迎，在查韦斯身体欠佳、癌症已不是秘密的情况下，他的民意支持率一



度还高过查韦斯，失败后大方认输，也体现了难得的风度。可以说，在查韦斯去世，查韦斯派群龙无首之际，卡普里耶斯会构成更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执政党并非就没有获胜的机会。

从战略上讲，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之所以出台，是因为委内瑞拉国内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民众、尤其广大中下阶层民众普遍对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不满，渴望平等和福利，这成为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政坛“向左转”的深厚政治土壤，也成为查韦斯在选战中无往不利的力量源泉，查韦斯虽然去世，这种产生“查韦斯主义”的土壤依旧存在，且一个在死前不到一个月挣扎回国、终于死在故土和任上的查韦斯，在反对者看来是“恋战”、是贪权，在支持者看来却何尝不是“战斗到最后一息”，他不出意料的去世且死在本土，让接班人们不必再为“隐瞒病情”、“操纵舆论”等“硬伤”烦恼，仍然为数不少的“玻利瓦尔革命”支持者也终于不必再为一个癌症患者能否挨过 6 年、能否负荷繁重国务而提心吊胆，这对于卡韦略和马杜罗又何尝不是件好事：这样一个查韦斯仍可能成为徒子徒孙和支持者们用以激发斗志、聚集人气的偶像——而且死人是再不会说错话、办错事的，“大嘴效应”的负面影响也不复存在。

因此倘选举如期举行，反对派虽不无机会，执政党却仍然赢面较大。

问题是，选举真能如期举行么？

马杜罗资历较浅，党内声望不足，个人班底也较浅薄，正因如此查韦斯才迟迟不肯让位，惟恐后者匆忙接班“镇不住场子”；与之相反，资格老、党内号召力强，但在国内外人缘、形象均有很大争议，查韦斯生前，两人始终联袂出场，互相补台，共同进退，几乎看不见分歧，但如今查韦斯不在，总统宝座距两人仅一步之遥，他们会否兄弟阋墙？倘如此，反对派便很可能坐收渔翁之利。

至于其它变数，如军事政变导致选举无法如期举行等，虽不是不可能，但在查韦斯强人已逝，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自觉有在选战中一搏之把握前提下，恐怕未必会有人舍易求难，冒一把“非常规”的险。

政治气候会如何变化

如前所述，是合适的水、空气和土壤造就了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而这样的“大气候”，在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和拉美，并无根本性改变。

可以想见，不论是其挑选的接班人马杜罗顺利当选，还是反对派明星人物卡普里耶斯脱颖而出，都不能不顾及这种基础、土壤，“国有化”等过激政策可能会废除或缓和，导致“终身制”的宪法修正案在后查韦斯时代也未必能持续有效，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人气项目”虽有劳民伤财之嫌，却是很难“连根拔”的，因为如此一来很容易引发民怨鼎沸，弄到一发不可收拾。

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的经济支柱是石油出口，主要输出对象为美国，并积极拓展多元化出口市场，查韦斯屡屡向中国等新兴国家示好，奥妙正在于此。后查韦斯时代不论哪派政治力量上台，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都难有根本性改变，因此以石油出口为支柱，并努力追求出口渠道多元化，恐也是任何一位继承者所无法改变的既定道路，不管他是查韦斯的生前战友，还是政敌。

查韦斯死后，其接班人不论是查韦斯派或反对派，都未必对继续充当“拉美反美旗手”感兴趣，即便有这样的兴趣，也缺乏查韦斯的号召力、口才和政治表演才能，委内瑞拉的反美“表面文章”将少得多，且随着国有化政策的松动，美国资本也会逐渐回流委石油等关键产业。

但正如前文所言，反美、左翼化在整个拉美具有深厚历史背景和社会、民粹基础，慢说厄瓜多尔等一大批仍由左翼执政的拉美国家，即便少数右翼亲美政府如哥伦比亚，甚至凤毛麟角的右翼民粹政府如智利，也不得不在拉美政治舞台迁就大势，不敢对美国百依百顺，因此在后查韦斯时代，不论是“查韦斯派”推动改革，还是反对派另起炉灶，其对美政策都不可能 180°大转弯。

（陶短房，《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www.guancha.cn/tao-duan-fang/2013_03_08_130461.shtml）

拓展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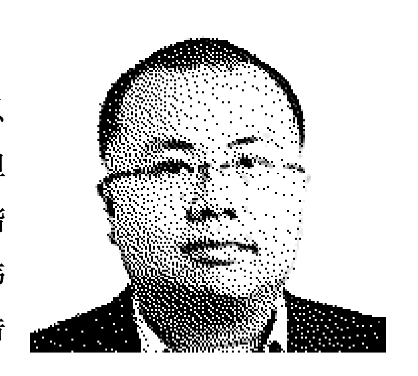
华尔街日报：查韦斯之死如何影响社会主义盟友

http://cn.wsj.com/gb/20130308/bam085453.asp?source=NewSearch

【返回目录】

【析】

8-4 孔诰烽：南美洲的“好左派”与“坏左派”



现今美国的建制中人，已经明白拉美左风难以逆转，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与巴西卢拉一类既大搞财富再分配、但也鼓励投资创富和尊重民主体制、亦愿意与美国维持表面和谐的所谓“好左派”（good left）合作，企图孤立像委内瑞拉查韦斯一类只搞福利而不创富、敢与美国撕破脸、更为达目的不惜破坏民主体制的“坏左派”（bad left）。

在秘鲁 6 月 5 日的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左翼候选人乌马拉击败了前总统藤森的女儿成为新任总统。竞选期间，藤森阵营不断将乌马拉形容为秘鲁查韦斯，警告一旦让他当选，他便会效法委内瑞拉的左翼总统，将大企业和矿场收归国有、赶走外资、大搞劫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结束秘鲁过去几年的高增长。相反，乌马拉阵营一直强调他不是查韦斯，一再承诺当选后只会效法巴西的前任总统卢拉，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透过社会政策让穷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秘鲁选出左翼总统，其实是拉丁美洲过去十多年来左转风的一个延续。自从 1998 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和巴西工人党的卢拉在 2002 年赢得大选之后，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尼加拉瓜等地都相继选出了左倾、反美的领导人。这股左转风对世界政局的影响，几乎可以与 1989 年的苏东波相提并论。

拉美左转风改变近 200 年格局

美国早在 19 世纪初提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将南美洲定义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从此将拉美各国视作自己随意干预剥削的后花园。过去 10 年的拉美左转风，改变了这个维持了将近 200 年的格局。这些左翼政府就算没有跟美国撕破脸，也积极加强与俄国和中国的关系，抗衡美国在区内的影响。美资不断受到当地政府针对，也难再在区内横行无忌。去年 2 月，拉美 32 国领袖更通过共同宣言，计划在今年 7 月成立一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斥在外的拉美区域组织，抗衡在 1948 年由美国牵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不少美国外交系统的官员、学者，甚至像 1949 年中国变天后讨论“谁失去了中国？”（who lost China）一样，开始讨论“谁失去了拉丁美洲？”（who lost Latin America）。早年凭一系列反思越战电影走到事业顶峰的美国名导演 Oliver Stone，更在前几年走遍拉丁美洲，跑到各大民选左翼领袖的官邸，聊天喝茶踢足球，并将这些访问剪接成《国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一片，向西方观众介绍拉美国家集体左转的历史意义和原因，他天天被霍士频道的右翼口水秀主持人骂叛国。

这些拉美国家左转和反美，其实跟美国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向拉美国家强行推广利伯维尔场改革有关。2002 年夏天，当各项民调都预测巴西政权将在大选中落入工人党手中、国际投资者开始出现恐慌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Paul Krugman 便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指出，工人党在巴西节节胜利，乃是美国的政策失误造成。

Krugman 的分析

他认为，美国政府与国基会内一些闭门造车、企图以抽象的利伯维尔场理论强加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决策者，令巴西经济一蹶不振。在实行了十多年私有化、减少政府开支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后，当时的巴西经济相对于 20 年前几乎毫无改善，但国内的贫富差距却增长了好几倍。换句话说，对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巴西的生活水平在过去 20 年一直都在下降。当年被华府

大力吹嘘为能创造奇迹的市场化改革已彻底失败。Krugman 因此认为，在实际生活水平恶化与美国信誉下降的情下，巴西人民支持左翼政党，积极求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年 Krugman 的分析，也能应用于其他左转的拉美国家。现今美国的建制中人，已经明白拉美左风难以逆转，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与巴西卢拉一类既大搞财富再分配、但也鼓励投资创富和尊重民主体制、亦愿意与美国维持表面和谐的所谓“好左派”（good left）合作，企图孤立像委内瑞拉查韦斯一类只搞福利而不创富、敢与美国撕破脸、更为达目的不惜破坏民主体制的“坏左派”（bad left）。秘鲁大选中有关乌马拉到底是卢拉抑或是查韦斯的争论，其实就是一个将乌定义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左派还是分化民意、有人喜爱有人仇的坏左派之公关战。

卢拉大搞财富再分配政策

卢拉与查韦斯的分别，当然不止是形象上的分别那么简单。卢拉出生贫穷家庭，12 岁辍学后在街边当擦鞋仔，成为厂房工人后即参与激进工人运动，成为工会领袖，发动罢工当食生菜。他的巴西工人党扎根工运，不离不弃，1990 年代曾被大搞“新工党”和“第三道路”的英国首相贝里雅讥为不思进取、僵化死板的极左派。卢拉在 2003 年就任总统后，即被巴西的主流媒体和在国会仍具实力的保守派围剿。

在不利形势下，卢拉在就任初期延续了前任卡多索的保守经济政策，维持高利率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并减低政府开支以增加盈余。他亦无听从工人党其他领袖的主张对企业投资大举增加规管。他这些与商界修好的施政虽被左翼党友批评为出卖工人阶级，但他却利用从中换来的政治资本，在他站稳脚跟后大搞针对性强和高效的财富再分配政策，例如当今已成世界各地社福界模范的 Bolso Familia：由中央政府绕过腐败的地方政府，直接向按规定定时带小孩打免疫针和让他们留在学校上课的贫穷妇女派发慷慨的现金生活补贴。卢拉更利用通过精简政府官僚机构省下来的资源扩充公共教育体制。

乌马拉要做坏左派未够本钱

卢拉执政 8 年，巴西经历了史上最强劲最持久的经济增长，同时巴西的贫富差距也经历了史上最大幅的缩减。相反，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通过不断直接掠夺各大公营、私营企业资源以支付其社会政策的路线，虽令穷人受惠不少，也为委国创造了连右派也不敢再对低下层福祉视若无睹的新政治文化，但同时却造成严重的资金外逃，令经济由盛转衰。

到底乌马拉将会成为秘鲁的卢拉还是查韦斯？这个仍言之尚早。但反观这次秘鲁大选，乌马拉在对手藤森家族丑闻和官非缠身下仍只赢不够 3 个百分点，而左翼党派在国会又没有绝对多数，与当年抛离对手接近 20 个百分点当选总统、气焰高涨的查韦斯不可同日而语，反而与 2002 年小胜对手的卢拉有几分相像。乌马拉要做坏左派，相信也未有足够的政治本钱。担心秘鲁这个拥有大量金矿、铜矿的经济体会被坏左派搞垮，祸及全球经济的朋友，相信仍不用太紧张。

■延伸阅读

Perry Anderson 2011 “Lula‘s Brazil”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rch 31， 2011

Fernando Coronil 2008. “Chavez’s Venezuela： A New Magical State？” Special Issue on Venezuela： The Chavez Effect， ReVista： Harvard Review of Latin America Fall 2008

（原载《明報》 2011 年 6 月 20 日。孔诰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0184）

【返回目录】



8-5 译言：拉丁美洲：左翼势力的沉浮（卫报）

在 80 年代，拉丁美洲刚刚从军事独裁的阴影下走出来，把希望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中，希望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公平。但是，这希望终会落空。各国政府仓促组建，软弱无能，被迫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中关于自由贸易条款，将公共资源以底价拍卖了出去。买者大多是西班牙公司。从此便被卷入了世界资本市场之中。少数的精英从中渔利甚多，但是大众却所获无几。工作几乎没有增加，国营机构的工资被重新“调整”，贫困蔓延全国。工人们面对着双重的劣势：他们的劳动成本高于中国，但是却没有东欧人教育程度高。



本文讲述的是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的历史和现状。政治的风云变幻总是要为时代的发展所掌控，现在红极一时的左翼政党其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新时代的到来又会不会颠覆今天的王朝呢？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他的同道改变了数百万穷人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成功并非没有代价。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尽管艰难，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依然在赢得选举。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刚刚见证了他的党派在连续执政 12 年之后，又一次获胜。尽管上一次选举时悬殊的优势已经不在。巴西劳动党也是三连任，只是迪尔玛•罗塞芙必须和右翼联盟的若泽•塞拉竞争总统席位。而在厄瓜多尔，拉斐尔• 科雷亚已经安渡了一场政变。这些政客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来自地方寡头政治势力和他们的社会基础——平民阶层都在向他们施压。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左翼当初是怎样取得大权的。

在 80 年代，拉丁美洲刚刚从军事独裁的阴影下走出来，把希望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中，希望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公平。但是，这希望终会落空。各国政府仓促组建，软弱无能，被迫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中关于自由贸易条款，将公共资源以底价拍卖了出去。买者大多是西班牙公司。从此便被卷入了世界资本市场之中。少数的精英从中渔利甚多，但是大众却所获无几。工作几乎没有增加，国营机构的工资被重新“调整”，贫困蔓延全国。工人们面对着双重的劣势：他们的劳动成本高于中国，但是却没有东欧人教育程度高。

政府的福利与财富再分配的功能渐渐丧失，旧有的单一民族国家也慢慢解体。穷人阶层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分离开来。政治上的代表制面临着深刻危机：传统的政党难以赢得选民，代替了军人的政治家则难以获得长久信任。

这便是左翼政党当权时的时代背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大规模的，主要是穷人引起的动乱，使得四位阿根廷总统，三位厄瓜多尔总统下台，另外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各有一位总统遭逢此运。社会运动挑战了美国的霸权，阻止了国有企业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建立起了新的，基于民族和地区需要的身份认同，将被边缘化、被排挤的人重新团结了起来。早在左翼联盟选举得胜之前，文化的革命早已取得了胜利。

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新的宪法正是这些新现象的代言人。这些法律保护了集体的社会和环境权益，为这些曾经的被殖民国家的民主提供了保障。

这些进步政府还进行了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的重组。整个南美大陆都重新定义了对美和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抵制白宫副昂面的政策，并依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新的组织，将整个地区联系起来。

于是，美国所支持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宣告破产，厄瓜多尔不再续签美国在曼塔军事基地的合约。南美洲的外交政策也正迅速转轨：团结古巴，远交伊朗，以及吸引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

这一政策变化的核心在于对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而这也是这些国家与跨国公司发生重大冲突的原因。虽然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对自原有了更好的控制权，但是代表贫民利益的组织开始批评政府作为主要的原料生产商和出口商这一做法，并称其为“掠夺式”发展。

尽管全球原材料价格猛涨，平民阶层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批评却越来越得人心。其它的挑战亦随之而来，厄瓜多尔贫困民族联盟就指责科雷亚家长制作风，环保团体也称他给了大型矿

产企业不合理的开采权。巴西无地工人组织则批评总统卢拉的土地改革没有进展。在委内瑞拉，人们对占据统治阶层的玻利瓦尔贵族极为不满。这些人在查韦斯式社会主义中致富，并且崇拜在 19 世纪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而在玻利维亚，新的天然气开采计划则是饱受批评。

自然资源的开发给这个大陆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各国政府将之用于扶贫和社会福利。在卢拉德两个任期，他的家庭计划惠及 5000 万巴西最贫困民众。委内瑞拉也将 1999 至 2009 年间，60%的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其贫困人口从 49%降至 24%，赤贫从 30%降至 7%。各个国家的经济精英都对这些政策颇有微词，但公司的收入不降反增，卢拉在位期间，巴斯三大银行 8 年间盈利 950 亿美元。

正在进行的这场南美社会变革远未闭幕。有关于国家指责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与发展方式的争论远未结束。变革的海洋依然波涛汹涌，未来的情势依然难以预料。

（原文载于《卫报》，作者为 Luis Hernandez Navarro。译者为译言网 Andrewcrab。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79521/141310）

【返回目录】

8-6 牛海彬：拉美左翼运动兴衰



“后查韦斯时期拉美左派运动不会停滞但将面临调整，左派执政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拉美左派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和再塑造的挑战；拉丁美洲的中左派力量仍然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会面临更加有力的反对党的挑战，需要构建有力、合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逝世引发了人们对拉美左派运动走向的关注。左派力量在拉美政坛过去十多年的崛起是继拉美民主化浪潮之后的重要政治发展，这引发了人们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广泛思考。

崛起

自 20 世纪末以来，一大批拉美左派政党相继赢得本国大选上台执政，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位于南美洲。到 2008 年，除哥伦比亚之外，其他南美国家已经基本由来自中左派政党的领导人执掌权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和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他们虽然都被归类为左派领导人，却因代表了两种执政风格和路线，因而被分别视为激进左派和温和左派的代表。拉美左派的政治实践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拉美左派力量的崛起是对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败的回应。上世纪 90 年代，拉美国家纷纷采纳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惠及该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这是拉美左派政治力量上台的社会基础。贫困、贫富

差异拉大以及社会暴力猖獗等社会挑战日趋严峻，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向华盛顿共识发起挑战。

其次，拉美左派政治的兴起是在民主的框架下的。与传统左派的革命路线不同，拉美本轮左派政治领导人多数通过竞选的路线上台。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拉美左派向温和主张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对于饱受争议的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共和国，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它是民主的。查韦斯通过赢得大选实现执政，政府权力基本在宪法的界限内运行，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并在选举中进行竞争。巴西前总统卢拉更是在经历过多次竞选失败后才赢得 2012 年总统大选，他在执政期间虽然也推行了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政策，但并未对本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进行激进改革。

第三，拉美左派政治在对外政策上普遍带有“反美”色彩。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政府举起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旗帜，尖锐批评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古巴问题和拉美反毒品等议题上的政策，并试图通过石油出口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派领导人维持着与古巴领导人的友好关系，并在美洲国家组织峰会等场合为古巴恢复正常外交地位仗义执言。巴西的卢拉政府在美洲自贸区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立场，并和委内瑞拉等国合力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南美和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些国家的“反美”基本没有伤及与美国的双边经贸联系。

影响

拉美左派力量上升对民主政治产生多元影响，民主竞争和制衡相对下降，但民主参与程度普遍提高。拉美政治向左转引发了西方国家对拉美民主前景的担忧，特别是左派政治对民主品质的影响，比如担忧直接诉诸民众的、压抑少数派的民粹主义政治会损害民主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委内瑞拉政府直接诉诸全民公投修改涉及总统任期的宪法的做法常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思潮和左派政治的兴起也反映了民众对过于看重民主形式与程序的失望，他们开始重视直接诉诸民意和代表民意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以委内瑞拉为代表，拉美左派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社会中下阶层的选民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并在民主的框架下追求其经济和社会权利，民主参与的程度大大提高。女性和原住民的政治权利在左派力量执政中得

到较大提升。拉美国家的女性领导人比例之高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占拉美总人口 10%的印第安人后裔的政治权利也在玻利维亚等国得到宪法保障。

拉美左派运动引发了该地区对社会发展的广泛关注。公民不仅需要民主实现政治权利，也需要强大而有效的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失业、公共安全、教育和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等。拉美左派的执政纲领中通常均包含了相当比例的社会议程，并试图从机制上予以保障。厄瓜多尔新宪法规定除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外，增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社会各界公民组织推荐、选举产生。巴西政府于 2003 年成立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促进各界进行社会发展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一些种族成分比较多元的国家，尊重文化差异和不同族群的平等政治权利等也成为左派领导人关注的重要内容。环境保护等议题甚至列入宪法。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左派政府的用于消除社会不均和贫困的社会开支和公共投资大幅增加。

拉美左派运动还引发了该地区对发展模式的深入反思。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消极后果的同时，拉美国家也在思考适合自身的发展理念与模式。1998 年拉美国家提出圣地亚哥共识，2007 年拉美世界经济论坛对此予以重申，并确定了五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即教育、环境、研究与开发投资、高效的税收和基础设施，希望随着经济的增长改进收入分配，充分利用贸易、文化和金融流动提供的机会和创新潜力，实现并维持较高的生产率和均衡的增长。以基础设施为例，拉美要稳定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改善地区能源安全，必须投资基础设施并使其升级换代。南方银行等一批服务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的机制相继成立。圣地亚哥共识代表了这一地区转变发展模式的思考。智利和巴西在实践该模式中表现突出。

拉美左派运动致力于扩大国际经济的参与度，增强了该地区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独立性。拉美中左势力主要集中在南美地区并非偶然。该地区国家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地区外政治和经济联系以及推动南美一体化方面成绩斐然。以巴西为例，卢拉政府积极推动南南合作，该国在保持与欧美的传统联系的同时，大力拓展了与中东和非洲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等国在洪都拉斯政变、巴拉圭政局变动等事件中积极发挥影响力，维持民主在地区政治中的地位。巴西和阿根廷在 G20 中增加了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

前景

后查韦斯时期拉美左派运动不会停滞但将面临调整，左派执政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派奉行亲市场的经济政策，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均保持着较高的活力，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对外政策比较温和与多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拉美国家中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查韦斯最近一轮大选的竞争对手卡普里莱斯也表示他比较推崇巴西发展战略。查韦斯去世无疑是拉美左派政治崛起的一次重大挫折，但这种消极效应不应被过度放大。拉美左派执政国家在后查韦斯时代将会得到较少的来自委内瑞拉石油美元的支持，这要求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与地区组织开展合作、强化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提升企业的效率，更多地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遇。

拉美左派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和再塑造的挑战。拉美左派的崛起客观上得到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支撑，从而能够推行其扩大公共和社会支出的财政政策。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在这方面都比较类似。在公共部门收入不高，缺乏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或进行大的调整的难度上升。委内瑞拉等国奉行的激进国有化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等企业的投资利益，甚至引起了拉美国家内部的纷争。

拉丁美洲的中左派力量仍然面临着民主巩固的难题，会面临更加有力的反对党的挑战，需要构建有力、合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而非仅仅限于政治层面上，构筑更富包容性的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左派政党进一步提升其执政能力。在普通民众被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如果政治制度或者政党不够成熟，那么就会导致脆弱国家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治往往被跨国公司和资本所控制，如果政党缺乏独立自主代表社会需求的能力，那么它就容易丧失其执政的合法性。腐败问题也是拉美左派必须解决的难题。巴西罗塞夫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向腐败发出强有力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被其他拉美国家效仿，但反腐败的需求并非不存在。如果不能有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平等的问题，选民不仅会尝试给反对党机会证明自己，而且这最终会伤害到拉美民主的发展。

（牛海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助理。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7/957236.shtml）

【返回目录】

【思】

8-7 索飒：人的命运，书的命运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徽情，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掠夺造成了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不时会出现这个词。直到读完手中的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

此书初版于 1971 年，修于是 1980 年，我手中的版本是 1984 的第 38 版，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创作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或者用书中更加简洁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掠夺的历史的著作。

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该书内容涉猎的重大。此书包括两大内容，第一部分题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进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如果说这本书和其他水平相当的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伪装，让它们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场、觉悟、热情和因此才获得的广博知识。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懒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掠夺造成了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玻利维亚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脚下就是当年震惊了欧洲的同名银城，其名声之大，造成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并见于著名的《堂•吉河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由于发现了银矿，至 1650 年波托西拥有十六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十七世纪初，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所舞蹈学校。1608 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场化装舞会，进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现在的人口比四个世纪前少了三倍，是世界上这个著名穷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人们与衰亡的矿山共命运，在废石堆和旧苍道里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闪亮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时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波托西对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做“瓦卡奇”的山，即“哭泣过的山”，从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矿工饮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毁的沉默的证人，是它眼看着波托西怎样一天天地萎缩，改变颜色。

然而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还有“白色金子”的悲惨故事，自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从西班牙带到美洲大陆，三个世纪内，这片大陆就成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含圾丰富矿盐和腐质层的沿海热带林区首先被看中，至十七世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与此同时，森林、植被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当此地的地力耗尽之后，荷兰人把从巴西学来的技术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从非洲贩进大批更健壮的黑人奴隶，取代了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生产。从此以后，这块昔日的宝地变成了巴西最贫困的地区，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这种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来，大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吊得高高的。

这就是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存在的至今的、欧洲人所说的“非洲恶习”之一。

十六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有人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遗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米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这样让我们看见了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隐秘亲缘。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示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十九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

府“像拉皮条的介绍淫妇一样将国家拱手托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i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i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本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七十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六十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二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亦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含义 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主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在改革在内的美事务施加压力。我这可以读到，从 1964 年起，第一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上个

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技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国家制造失业大军，扩大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一切掠夺都是在“法律”、“合同”的名下进行的，边政变也是“合法”的；尽管法律条文可以草率到分不清“政治”和“警察”，合同可以有永不见诸于世的秘密条款，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在事成之后承认那不他们导演的一场戏。惟独革命不合法，惟独将强盗的资产收归人民不合法。

五百年了，拉丁美洲丰腴的躯体已被榨得瘦骨嶙峋，一道道被新旧殖民主义者开凿的伤口依然鲜血涓涓，裸露出条条血脉。当有些民族企图掩盖这些伤口，当另一些民族漠然无视别人的甚至自己的伤口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站起来，撩起自己的衣服让世人醒目。这与穷人向富人展示伤疤以换取施舍绝对不同，这是对正义的呼唤，对不义的揭露。

《血管》带有鲜明的第三世界是知识分子标记。书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资料、分析和结论，甚至尚未发表的著作；透过其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一个具有同样感受、同等觉悟并互相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一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自己的大量亲历－－我注意到他都是乘坐底层人的长途公共汽车去旅行、访问的。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使人微微有一点伤感。欧美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人感激涕零的。他们的第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新历史主义”，而受害者的切肤感受从来就令人怀疑。

《血管》修订本的结尾记载了有关书本身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逃离圣地亚哥的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了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他没有钱买下它。数国拉美政府当时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作者说：“事实证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我由此感到的喜悦中不含有任何虚荣。”

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让人遗憾。几年前它的全文译稿就达到了发排的水平：五位熟谙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情况的译者，一位老前辈的校对，清的注释，专家前言。似乎错过了某个出版瞬间，忽然风改去变，行情已今非昔比。如今，译稿被冷落地束之高阁，没有一个译者有信心、

有情绪再向一家出版社问津，人人对气压都有准确的感受。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

人的命运影响着书的命运，书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明确的航标，发展的航船并不能将所有人带着彼岸，遇难者将多于航行者；不断更新的排版印刷技术、日益惊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书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是些什么书，我并不必深究这个问题。

（该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拉丁美洲敞开的血管》前言。索飒，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原文链接：https://cochina.co/?p=9386）

索飒：再次面对书的命运

查韦斯是“被切开的血管”在拉丁美洲千千万万热情的读者之一，他只是做了一个性情之中的漂亮举动……如果一定要把此书的命运与“赠书”轶事联系的话，《被切开的血管》与赠书的查韦斯有必然联系，与受赠的奥巴马只是偶然联系——当然，许多人只认后者，不认前者。

幸亏鼓动出版这本书是在十年前。

否则哪怕眼下机会再好，我们也不会丢人现眼，去和蜂拥而上的策划者、翻译者、出版者抢占阵地，他们一边掂量着能从薄薄的纸页里挤出多少油水，一边迅速作出版权、版税、印数、成本的商业计算。

因为这里有个书的尊严和人的尊严问题。

第一次听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的课堂上，一位讲解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热情地把“被切开的血管”深刻地植入了我的脑海。那时别说没有查韦斯、奥巴马，连它已经是一本畅销书的情况，人们也知之甚少。

感动着我的是书的内容、书的写法、书在大陆的命运。六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曾在“依附理论”的旗帜下讨论大陆的前途，而“被切开的血管”为这一解剖美洲病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骨架补给了血脉、经络和肌肤。当得知国内几位西班牙语译者的辛苦劳作因无一出版社问津而被打入冷宫后，我曾几次背着那摞厚厚的稿纸到编辑家一一登门游说，当时的敲门砖是一篇题为“人的命运，书的命运”的书评。

那摞原稿里似乎有一个我的书评提到的“专家前言”，但在书稿辗转、几年碰壁的遭遇中，那前言已不知去向。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出版一套第三世界丛书找上门来，写于 1997 年的那个书评才成了该书 2001 年中文版的前言，前言的结尾写道：

“人的命运影响着书的命运，书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命运。如果没有明确的航标，发展的航船并不能将所有人带到彼岸，遇难者将多于航行者；不断更新的排版印刷技术、日益惊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书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是些什么书，我并不敢深究这个问题。”

事隔十年，历史让我们又一次面对着“人的命运，书的命运”。

这一次是大名鼎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新秀奥巴马送书，送书的场合是在面临前途抉择的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虽然随着“赠书”的由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亚马逊排行榜的位置从第六万位提升到前几位，但“血管”的价值没有因此而增一分、减一分，因为给它打分的是一块大陆的人民。

所以我提议出版社不要把这个“由头”写在再版新书腰封的第一行，不要使自己曾经有价值的行为掉价。

如果一定要把此书的命运与“赠书”轶事联系的话，《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与赠书的查韦斯有必然联系，与受赠的奥巴马只是偶然联系——当然，国内的许多人只认后者，不认前者。

查韦斯是“被切开的血管”在拉丁美洲千千万万热情的读者之一，他只是做了一个性情之中的漂亮举动，以诚恳的教育者身份把它递给了奥巴马。近半个世纪以来，著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从来没有躲避枪弹，从来没有退出历史的大舞台，就连我都不由自主地在文章和书中一遍遍地引述他脍炙人口的犀利语言。哪怕换一位别的拉美总统，八成也会送这本书；2007 年 11 月 21 日，我在北京的社科院礼堂里听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演讲“21 世纪社会主义”，这位政治家结束演讲时，引用的正是文学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一段话：

“乌托邦远在地平线上，我靠近两步，它就后退两步；我前进十步，它就向更远处退十步。无论我如何迈进，永远够不着它。那么，乌托邦为什么存在呢？它存在的作用就在于——让我们前进。”

在全世界的西班牙语普通读者中，加莱亚诺也是一个被爱戴的对象。常有人告诉我，他的书是他们的案头书。

作为作家，加莱亚诺是够幸福的。

如果说该书的作者与受赠的奥巴马有什么联系的话，我只在网上读过一篇他的短文《但愿如此》，写于奥巴马当选之后。文中用排比句写了一连串“奥巴马会怎样怎样吗？我但愿如此，但我担心他不会”。文章的结尾写道：

“这座白宫——现在是奥巴马的宫了——曾由黑奴建造。但愿他永远不要忘记。”

（索飒，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赐稿。）

【返回目录】



8-8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拉美新旧民粹主义研究（节选）

“但是，新民粹主义者却不同，他们所批评的远远超越了某个具体公司或银行，他们批评全球化是基于大量商品、金融资本、观点和人力进行国际交换的系统；他们经常坚持民族认同，谴责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他们谴责麦当劳，不是因为汉堡不健康、容易导致肥胖，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外国口味；他们认为好莱坞浅薄、轻率；他们对现代性恶言相向并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即使他们不具体描述那些好日子是什么时候、究竟有多好、什么人享受到了。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新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言辞变得更强烈。”



新民粹主义的政策

当前的民粹主义，或者新民粹主义，也强烈批判私有部门、外资公司和多边机构，将其视为导致包括严重的不平等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新民粹主义领导人也拥有鲜明的魅力型人格，倾向于在传统政党建立的渠道以外活动，为赢得其对自身倡议的支持而直接面向民众。但是，在新民粹主义和传统或历史民粹主义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重要区别。第一，新一代民粹主义领导人——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和巴拉圭的卢戈——并不强调一下子实行彻底的扩张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他们也未大量而不可持续地增加公共部门的工资，至少作者写作本文的时候还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一拨的民粹主义者似乎认识到了保持某种程度的审慎财政政策及适度低





水平的通胀（当然，在何为“适度低水平通胀”的问题上，会存在争论。多数拉美左翼政治家愿意容忍 8%至 15%范围内的通胀，而多数市场导向的政治家则致力于将年通胀水平控制在 5%以下）的必要性。

现在谈论这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会不会（或能不能）在严重衰退期或当（或者假如）商品价格急剧下降时维持审慎财政政策，还为时过早。在 2011 年初，有迹象表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已悄悄滑向传统民粹主义。这些国家是否会经历上文提到的最终会处于困境的民粹主义循环尚待观察。

新民粹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区别与获取政权的方式有关。许多传统民粹主义者通过非民主的方式获取政权或继续保有政权。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智利的坎普（20 世纪 20 年代末）、秘鲁的阿尔瓦拉多和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都是例证。相反，正如政治科学家马约尔加（RenéMayorga）和沃克（IgnacioWalker）强调的那样，所有新民粹主义领导人都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

新民粹主义者与传统民粹主义者的第三个区别是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不同。传统民粹主义领导人，从瓦加斯到庇隆，从阿连德到加西亚，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经常批评外国投资者，在很多案例中，还对外资企业进行了国有化。但是，新民粹主义者却不同，他们所批评的远远超越了某个具体公司或银行，他们批评全球化是基于大量商品、金融资本、观点和人力进行国际交换的系统；他们经常坚持民族认同，谴责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他们谴责麦当劳，不是因为汉堡不健康、容易导致肥胖，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外国口味；他们认为好莱坞浅薄、轻率；他们对现代性恶言相向并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即使他们不具体描述那些好日子是什么时候、究竟有多好、什么人享受到了。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新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言辞变得更强烈。

至少到目前为止，新民粹主义者不是用过分依赖财政赤字去重新分配收入，而是强调政府的干预、控制、限制是引导收入流向特定群体的一种方式。例如，委内瑞拉将严厉的控制作为使通胀在可控范围之内及减少食品成本的机制；阿根廷的外资公司被收归国有，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试图夺取利润并提高工人工资；阿根廷违背了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将其作为控制电气关税进而获得中下层阶级支持的一种手段；一个外汇交易黑市在委内瑞拉迅速发展；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物价维持在人为水平；作为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提高了进口关税；为了扩大税收以给社会计划提供资金，阿根廷一再提高出口



关税；委内瑞拉创立了一种类似古老的易货贸易的货币体系；每个尝试民粹主义的国家的私有部门都以不同的方式遭到骚扰。

不平等与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与新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恰恰相反，拉美的不平等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全球化或市场力量或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改革的结果。不平等是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从那个时期的产品的角度来理解。

早在 18 世纪，南北美的生产科技已经出现明显区别。这些差别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也影响了在两个美洲演化的制度类型。例如，在拉丁美洲，糖业和矿业都非常重要，都雇用了大量非技工（合同工及奴隶），耗费了巨额资金。这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控制大矿产和大庄园的家庭手中。相反，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新英格兰，主要农作物对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要求更高。在北美北部殖民地，土地所有权是广义的、普遍的，有助于创建一个更为注重人人平等的社会，以及形成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的更为宽广的制度类型。在北美的南部殖民地，即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作物和生产技术与西班牙殖民地类似，财富的分配以及在 18、19 世纪发展形成的制度也是如此。直到内战创伤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就人均收入和社会条件而言，南部诸州开始趋近于其他各州。

南美殖民地财富的分配受到西班牙国王将土地分给新殖民者的方式的极大影响。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奖赏，在土地不得闲置的条件下，私有财产被授予特定个人。为了更好地占有其属地，新主人不得不住在其间并开发他们的土地。此制度被人们称为“家庭和工作（moradaylabor）”或“家庭和耕作（casaylabranza）”，可翻译为“宅基地和工作”。但是，西班牙国王是如何监控土地是否确实被耕作或土地所有人是否居住在他的属地的，却不是很清楚。后来，开发土地的概念变得非常灵活。多数情况下，有一小块蔬菜花园，或随处散养一些小动物就足够了。在 18 世纪的拉美，广袤土地即大庄园的主人不在其属地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据政治学家塔图·哈宁（TatuVanhanen）的观点，在 19 世纪拉美的多数国家，由家庭拥有并耕作的农场不到可耕种土地的 5%——阿根廷的家庭农场仅占总土地的 5%，巴西、哥伦比



亚均为 3%，墨西哥仅有 2%。相反，美国家庭农场的比例为 60%，而加拿大为 64%（哈宁将“家庭农场”定义为，雇工不超过 4 人的农场）。

以广阔的大庄园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度得到领主制的补充，该制度是用来帮助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的。大量印第安人被分给某个殖民者。只要他给他们提供食物、住所，并向他们宣讲福音，该殖民者就可以让这些印第安人在他的土地或矿场里工作。尽管西班牙国王规定，每个领主拥有的印第安人不能超过 3000 个，但此规定很少得到执行。很多地方，一个领主控制的印第安人超过了 3 万。例如，16 世纪中叶，今天尼加拉瓜地区的罗德里格·康特雷拉斯。土地的不平等分配也因禁止土地所有人分割自己的领地并阻止年轻的兄弟姐妹继承土地的立法而得以永久化。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由印加人创立的“米塔”（mita）制度被西班牙殖民者作为开采银矿的廉价方法加以采用。虽然国王要求应该给“米塔”制下工作的印第安人支付报酬，但其数量却微乎其微，工人的生存条件也非常悲惨。该制度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玻利维亚和秘鲁独立时才被废除。

一直以来，制度和经济政策对保持权力的历史结构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贡献颇多。斯坦利（StanleyL.Engerman）和肯尼思（KenethL.Sokoloff）认为，南北美教育演变的不同方式明确阐释了此问题。在北美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南美的教育却极度落后。例如，20 世纪早期，美国的识字率约为 90%；而阿根廷只有 52%，玻利维亚仅为 17%，智利是 43%，哥伦比亚是 32%，古巴是 41%，墨西哥是 22%，乌拉圭是 54%。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争取进步联盟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通过一系列旨在推广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及以市场为基础推进土地改革进而将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方案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但是，在随后的 30 年中，尽管一些国家推行了土地改革，不平等却未见任何明显削弱。事实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之间，在墨西哥以外的拉美各国，以基尼系数测量的收入分配甚至变得更为不平等。即使 20 世纪 50 年代在基尼系数上与西方民主国家类似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其收入分配也变得明显不同。尽管存在一些成就，墨西哥 1992 年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 0.53。正如上文指出的，绝大多数国家在 80 年代或 90 年代早期即改革以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有记录的最高水平。显然，不平等不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并没有重大的直接影响。但是，外部危机确实历史性地成为拉美社会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大量混乱。由于多数拉美国家的安全网络都不是很稳定，每次危机过后，都有大量民众陷入贫困潦倒的绝望境地。

墨西哥危机和阿根廷危机都是典型案例。2001 年至 2002 年，阿根廷比索贬值后，贫困线下的人口数量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2002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拾荒者寻找食物的景象仍历历在目。1994 年至 1995 年的危机后，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增加了近 11 个百分点。正是此类令人印象深刻的、明显的片段，致使“改革使贫困增加”的观念蔓延开来。但是，来自那些避开了重大危机、将其经济向国际竞争开放、使政策和制度不断现代化的国家的证据在多个方面与本讨论更为相关。在改革和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最大成就的国家——智利，尤为典型。在 1989 年至 2003 年间，其生活在世界银行贫困线下人口的比例从总人口中的 24 个百分点下降到 5 个百分点。

重大危机导致混乱、失业增加、工资降低、贫困普遍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开放是拉美长期贫困与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通货危机并不是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独有特征。阿根廷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就出现过通货危机，在其他拉美国家也可以观察到类似历史模式。第二，多数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前而非以后。第三，在智利以外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改革是不彻底的，仅部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及制度弱点问题。因此，不可能去责备实际上并未发生的事情（执行一种现代的和富于竞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问题早已影响拉美各国达几个世纪之久。

如果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全球化都不是导致拉美顽固的贫困与长期的收入不平等的“罪魁祸首”，那真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更具体一些，包括那些拥有民粹主义信仰的政治家在内的对减少不平等与贫困感兴趣的政治家们该应付什么问题？

传统经济研究明确了导致拉美地区糟糕的社会条件的三个基本因素：最古老的一个是资产特别是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从殖民时代以来这个因素一直影响着拉美。另一个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因素是公共部门支出的模式。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国家的公共部门转让和补贴不是为低收入群体准备的。以英国与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作比较，在英国，公共部门转让和补贴使基尼系数降低了 0.18 个点，即由 0.53 降到 0.35；而在拉美国家，因转让导致的基尼系数降低的数值仅为 0.02。

但是，毫无疑问，导致包括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在内的拉美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糟糕透顶的教育，尤其是极糟的教育质量。更糟的是，由于对教育的忽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未能提升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在形成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等关键领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毫不夸张地说，多数拉美国家的工人并未准备好面对 21 世纪对技术的高要求。

在国际测试中，拉美国家儿童的得分非常低，远低于亚洲四小虎、高级制成品出口国、南欧国家的儿童。在一些国家，中等教育的覆盖率非常高。问题是，无论是覆盖率还是投入本身在决定作为提高生产力、引发社会流动、改善社会条件的一种工具的教育的效果方面都不是特别重要。正如世行最近指出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还远远不够，关键是知识。"

准备不充分的教师、低劣的课程、过度的集中以及责任的匮乏是导致拉美地区教育表现差的几个因素。当前反对全球化、市场导向和经济改革的政治力量传统上也反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改革。包括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政府和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在内的一些民粹主义政权为提高教育覆盖率做出了努力，并推行了识字运动。这些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却未能实现知识方面的持久提高。

民粹主义与政治制度

并非只有拉美的政治家利用民粹主义去获取民众支持。以阶级和收入差距为基础的演说在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比较常见。作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后果，美国共和党更加倾向支持民粹主义政策。

使拉美与众不同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家能够反复地执行民粹主义政策，尽管如此会给民众带来重大损失。对民粹主义而言，拉美是难得的乐土，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反复破坏拉美国家经济的严重不平等及系列通货危机促成了这一结果。但它们绝不是拉美地区反复出现民粹主义的所有原因。政治制度的本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允许意志坚强的魅力型领导人通过对经济效率有消极影响的立法法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顿・史比乐（PabloSpiller）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安德烈大学的玛雅诺・托马斯（MarianoTommasi）指出，经济政策的质量与政治制度的质量直接相关。他们运用一组指标构建了用来衡量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 77 个国家（其中包括 18 个拉美国家）公共政策总体质量的指标体系。对拉美地区而言，他们的结论是让人心烦的，三个政策质量最低的国家都来自拉美，分别是巴拉圭、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在分布区底端的 10%区域内，只有一个国家不是拉美地区的--除上面三个国家外，还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

拉和阿根廷。只有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智利 3 个国家位于公共政策质量指标体系分布的前 50%，且只有智利跻身前 25%。

研究还表明，那些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拥有能够制约行政权、使侵犯民众财产、对经济进行较多控制及单方面降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议案在某种程度上较难通过的政治制度。史比乐和托马斯还指出，拥有成功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都拥有关注长远的立法机构、执行法律法规的司法机构、稳定而高度专业的内阁以及由大量受过充分训练的技术官僚组成的行政机构。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很少将特别权力授予总统，而这恰恰是允许行政部门通过既未经议会讨论也未经议会批准的行政命令实施统治的重要措施。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均依靠广泛的特别权力去推进其民粹主义计划。

史比乐和托马斯分析的一种简单但却有力的启示是，在政治制衡制度比较弱的国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总统能够不通过讨论及议会立法程序而推行各种政策。他或她可以单方面更改契约、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变更游戏规则、没收私有公司，等等。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利用总统法令使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公司、法国道达尔菲纳埃尔夫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所部分拥有的石油公司国有化；查韦斯还将钢铁生产商奥里诺科、电信巨人委内瑞拉电信公司及美国爱伊斯公司和普氏能源公司部分拥有的能源公司收归国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也广泛依靠总统法令将许多公司收归国有。在行政权受到制约、议会与政府平等的国家，即使强势也广受欢迎的领导人，也很难推行在短期内有积极影响但长远来看会导致通胀、失业、停滞等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变革。

托马斯关于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表明，智利拥有拉美地区最牢固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智利拥有能够给行政机构以严格制衡并鼓励包括议员在内的政治家关注长远利益的制度。他还发现，尼加拉瓜、阿根廷、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政治制度尤为虚弱。在此意义上，这些国家过去几年执行民粹主义政策就不是那么让人吃惊了。

新民粹主义与新宪政主义

新民粹主义者不仅仅通过选举获取政权，他们也利用包括制定新宪法在内的合法途径去推进其事业。在过去 10 年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通过了新宪法；尼加拉瓜通过了一个允许议会为修改宪法而先采取行动的法案。三个新宪法都旨在重建国家、承认土着居民一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及授予民众尤其是穷人和地方以大量非常具体的经济权利；三个新宪法都是在 CEPS——一个由瓦伦西亚大学法律教授罗布托领导的合法智库——的帮助下起草的。

从学理和宪法理论的角度看，这些新宪法与世界上的多数宪法非常不同。特别是它们明显不同于多年来为多数拉美国家奉为模板的美国宪法所反映的理念。第一，根据“拉美新宪政主义”，宪法应该是不断变化进而能快速灵活地适应新政治环境的文件。它们应该易于修正和改革。如果没有重大变化，它们的预期寿命不应超过 10 年。法律学者罗布托和鲁本指出，现代拉美宪法是未完成的文件，具有时刻准备着由国家主权和权力的真正保管人——人民加以修改的倾向。结果是，对于所有角色尤其是商人和投资者而言，不确定性增加。由于游戏规则随时会变——可能因领导人的一时兴起而改变，投资者获得稳定预期的能力自然下降，导致从事长期规划和投资的意愿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二，这些新宪法被寄予有助于取得特定政治目标的厚望。所有关于政治平等和公平的托辞都被遗忘。例如，在委内瑞拉，1999 年宪法及 2009 年允许总统和其他官员可以不受限制地重新当选的修正的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基于“21 世纪社会主义”原则的政治体系。第三，根据“拉美新宪政主义”，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外，增加了两种额外权力，即公民权和选举权。正是由于这两种额外权力，为推进政治和社会议程，新宪政主义认可并支持广泛的全民公投。也就是说，这一新教条将民粹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民粹主义领导人为实现其目标而直接诉诸民众--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与美国宪法和拉美传统宪法完全不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新宪法不是简洁的文件。相反，它们是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长而大块头的法律章节，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为个体、团体和地方确立了大量经济权利。委内瑞拉宪法有 350 条永久条款、18 条临时性条款。厄瓜多尔的 2008 年宪法有 442 条永久性条款。玻利维亚的 2008 年宪法有 411 条永久性条款。而阿根廷宪法仅有 129 条永久性条款和 17 条临时性条款，智利宪法仅有 119 条永久性条款和 49 条临时条款，美国宪法仅有 7 项条款。

将具体的经济权利置于宪法而非法律或规章之中，哥伦比亚 1991 年宪法是个先例。就此而言，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新宪法比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其他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宪法都更为具体。

这些新宪法在很多方面可以归入法律学者罗宾·韦斯特（RobinWest）所说的“关于梦寐以求的生活及当前社会目标和抱负”的宪法，而不是“记录历史成就”的宪法。“这些宪法的核心是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应该致力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理想。”

哥伦比亚宪政学者毛里求斯·加西亚·比列加斯(MauricioGarcía\|Villegas)指出，“纲领性宪法”（aspirationalconstitutions）不同于“确认性宪法”(protectiveconstitutions)。前者是纲领性文件，旨在为实现民众的政治目标而使司法系统政治化；而以美国宪法为典型代表的后者寻求保护现状，包括保护民众的权利免受可能的伤害。加西亚从学理与哲学的视角将纲领性宪法与卢梭的思想、确认性宪法与孟德斯鸠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此类观点明显不同于那些宪政经济学者的观点。他们提倡，宪法应该是用来保护个体权利、通过确保政府不陷入侵犯个体财产和违背其他许诺的方式来帮助社会解决与信度缺乏有关的问题的简短的文件。凯斯·斯坦（CassSunstein）认为，宪法应该保护社会免受来自传统与政治习惯的弱点与诱惑的侵害。

例如，厄瓜多尔 2008 年宪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寻求整合拉美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第 423 条），政府有义务寻求粮食主权（第 410 条），政府有义务为科学研究提供基金（第 388 条）。该宪法禁止社会安全领域的私有化（第 367 条），规定政府应该确保所有老年人免费享受健康服务和医疗，而不考虑他们的收入或财富（第 37 条）。该宪法还规定，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生活，厄瓜多尔公民有不撒谎、不懒惰的责任（第 83 条）。

但是，对于如何为这一长串指令和义务提供财政支持，新宪法却只字未提。考虑到厄瓜多尔虚弱的征税能力，及其税收管理制度方面的传统缺陷，很多义务要求得不到经费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大，政府也很可能为民众提供不了宪法指令的很多服务。这很可能会导致一长串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宪法危机。有意思的是，由于其将美元作为自己的通货，政府在面对宪法义务时，不能求助于有通货膨胀倾向的资金供应。这意味着，该国当前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在将来可能被取消——由于将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做法未在宪法中得到规定，这可以通过制定一项普通法来实现。

在讨论委内瑞拉 1999 年宪法时，广泛引用法律学者罗布托和鲁本有关拉美新宪政主义学理基础的观点非常有用：“这是一种为了推进高级民主，强调整体主权，政府在社会中扮演新角色、民主和参与式立宪过程的新宪法途径。为了增强内部力量的机制、人民主权的正当性以及促成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新关系，它改变了经典宪法模式。它是一种建立控制所有公共权力

的民主形式、参与式民主的机制、国有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分配财富的新形式、为全世界认可的最广泛的权利目录的宪法。从此角度讲，玻利瓦尔式宪法不仅仅是拉美新宪政主义的产物，也是从传统宪政主义向符合拉美人民的真实需求的更真实、更具原创性原则转变的链条中的一环。”

关于委内瑞拉 1999 年宪法和查韦斯根据“21 世纪社会主义”原则创造一种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问题，罗布托和鲁本认为：“玻利瓦尔式宪法必然是一种未完成的宪法。由于解构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是相互平行而又不是同时进行的两项工程，它不可能是其他的方式。因此，1999 年宪法的目标不是确立一种最终的模型，而是提供充分的时间去考虑新模型，避免面对回到旧制度的威胁。”

2009 年 2 月，通过全民公投，修改了委内瑞拉宪法，为查韦斯及其他官员打开了不受次数限制重新当选的大门。许多分析家预测，这一不受限制重新当选的条款也会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宪法中出现，或许还会在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的宪法中出现。此类条款的支持者强调，他们所做的只是让国家的基本法律吸收主权的最终享有者--人民的愿望。他们还认为，诸如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允许特定政党或联盟不受限制地重新当选，由于政党支持其领袖，他或她能够在不受限制的时段内领导行政机构。但是，此类认识却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在议会制度中，是能够非难首相的，这是一种在委内瑞拉宪法中不可能的选择，在委内瑞拉，部长们可以被非难，但国家的主要行政长官是不能被非难的。第二，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干预政治程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允许不受限制的重新当选很可能增加政府的干预与介入。在还政于民的表象下，具有专制倾向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为使自身的统治永久化、给自己的亲友谋取利益、为自身提供“人民意愿的真正代表及宪法的忠诚拥护者”的合法外衣创造了条件。如此，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有迹象表明，在形成 2009 年 2 月的宪法修正案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动用公共基金去支持“不受限制重新当选”。据记者何塞·科尔多巴（JosédeCórdoba）报道：“投票过程以将大量政府资源用于支持查韦斯的活动为特征。例如，政府控制的媒体不停地报道查韦斯的信息……作为委内瑞拉诸多运动中的常态，存在潜在的威胁。譬如，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人将会失业……警察驱逐了通过游行号召委内瑞拉民众反对这一举措的大学生。”



（原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2 年第 6 期。作者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翻译：刘玉。原文摘自《落伍：拉美与民粹主义虚假的承诺》（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s of Popu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第 8、第 9 章。原文链接：https://cochina.co/?p=9389）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全国“两会”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4 日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上选举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源潮当选国家副主席，张德江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建国等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新闻：http://fmn.cc/YtnSYD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11 日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俞正声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同时周小川等 23 人成为政协副主席。政协会议于 3 月 13 日在北京闭幕。

新闻：http://fmn.cc/XxxOGT

3 月 10 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出台，国务院将组建国家铁路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组国家海洋局和国家能源局，组成部门减为 25 个。

新闻：http://fmn.cc/XxyD2m

根据改革方案，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铁路职工不会被裁员，票价将按照市场规律来制定。但是这一表态引发了社会对铁路票价上涨的担忧。

新闻：http://fmn.cc/XxyH2d

http://fmn.cc/YtojC4

民间对计生部门并入卫生部门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湖南省某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卫生局局长对财新记者表示担忧，由于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未改变，计划生育工作仍带有强制执行的性质，而卫生部门下属的卫生院更多是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分开的话，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仍然可以悄悄来卫生院孕检，如果合并，可能就不敢来了，孕产妇死亡率可能就会提高。”

新闻：http://fmn.cc/Ytok9b

政协委员葛剑雄讲述了他参加政协主席选举的现场情况，据悉现场有一位委员将所有的候选人都投了弃权票，并进行拍照。他同时认为应该将选举票数做一个公布，葛剑雄表示在小组讨论的部分，委员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

新闻：http://fmn.cc/YtozkB

中国目前仅有三项税种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其他 15 项税种由国务院制定条例。这一状况引起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3 月 7 日，来自山东团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表示，她正在建议全国人大按照《立法法》规定收回税收权，终止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的权力。

新闻：http://fmn.cc/YtoAFI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在大会上演讲时表示，中国社会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

新闻：http://fmn.cc/YtoAVR

上海黄浦江死猪

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松江横潦泾自 3 月 5 日以来发现了 929 头死猪，事发地点为黄浦江二级水源保护区，还会作为居民的饮用水源，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对死猪进行了打捞，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新闻：http://fmn.cc/XxBBUx

http://fmn.cc/XxBE2K

对于人们关心的水源安全问题，水务局人士表示，这些死猪系从黄浦江上游顺流而下，途经金山、奉贤、松江等区县，最终堆积于事发水域。截至目前水务部门对水质的监测中，尚未发现相关数值超标，没有产生影响，因此也未停止供水。

新闻：http://fmn.cc/XxBOai

3 月 11 日，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发布消息称，初步确定这些死猪主要来自邻近的浙江省嘉兴地区。上海表示，通过采样，目前只在一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其余样品所有检测项目为阴性。官方再次强调，松江、金山、闵行、奉贤等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新闻：http://fmn.cc/XxCe0A

由于当地媒体报道了嘉兴大面积死猪的情况，民众担心嘉兴发生疫情，但是浙江省农业厅否认了存在疫情，表示猪大多是冻死的，而且一些猪至少是在一个月之前死的。13 日，嘉兴表示今年以来全市因养殖条件、养殖技术、气候等综合因素死亡生猪 7 万头，目前未发生生猪疫情。一名抛扔死猪的养殖户已经被立案。

新闻：http://fmn.cc/XxCmgv

http://fmn.cc/XxCX1B

嘉兴一个养殖大村——竹林村今年死猪较多，当地也面临“死猪处理”困境，全村 7 个处理厂靠自然分解来处理死猪，但目前除了 1 个以外其他的处理厂都已经饱和，村民也承认当地存在偷偷抛扔死猪的现象。

新闻：http://fmn.cc/XxDjFw

央视的消息称，上海水域内今天新打捞死猪 685 具，比昨日同期减少一半。这样上海已经打捞死猪 6611 头。上海市称，已将猪圆环病毒等微生物指标作为水厂消毒的主要针对指标，同时增加猪链球菌等三项指标的检测，保障出厂水质安全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对打捞上来的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新闻：http://fmn.cc/YtpJwq

上海市容环卫水上管理处处长朱锦介绍，黄浦江死猪并非偶然，十多年来一直未断，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均是高发期。而这次，事态在早春扩大。官方一直声称的饮用水达标，也遭到媒体的质疑。

新闻：http://fmn.cc/YtpYrr

本周事故新闻

2013 年 3 月 12 日 20 时，贵州省六盘水马场煤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已造成 21 人死亡，另有 4 人下落不明。

报道称，事故煤矿隶属于水矿集团格目底公司，事发时当班下井人员 83 人，其中 58 人安全升井，21 人死亡、4 人下落不明。

新闻：http://fmn.cc/YtqbuC

3 月 12 日晚 7 时左右，一辆由湖北武汉开往广州的卧铺客车因避让摩托车失控坠桥，车上有 22 人，截至 13 日凌晨，事故造成 14 人死亡，8 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故大桥被曝存在安全隐患。

新闻：http://fmn.cc/XxE6GF

http://fmn.cc/Ytq3eB

3 月 11 日央视报道称，当天下午 2:30 左右，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振兴矿发生透水事故。12 日凌晨 4 点，被困者中有 7 人于凌晨 3 时 25 分被救升井。目前，井下仍有 18 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新闻：http://fmn.cc/Ytqaqz

中国与外国关系

日本媒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政府从 3 月 11 日开始在中朝边境的海关全面检查出口到朝鲜的货物。对进入朝鲜的船舶也开始检查是否载有禁运物品。中国已开始履行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 7 日通过的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决议。中国当局还加强了中朝边境地区的警戒，大米等货物的走私似乎也大幅减少。

新闻：http://fmn.cc/YtqiGP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Thomas Donilon)近日称，中国针对美国公司实施的黑客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他要求中国停止这种攻击，并参与制定有关网络空间适当行为方式的国际规则。这是白宫迄今为止对中国黑客行为最直率的公开批评。

新闻：http://fmn.cc/Ytqplv

日本 3.11 地震两周年追悼仪式上，中国代表身影没有出现，但对于日本给予台湾礼遇一事，中国外交部表示了抗议和强烈不满，发言人称日本把台方人员与外交使团和国际机构人员安排在一起，这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以及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

新闻：http://fmn.cc/YtqHsN

http://fmn.cc/YtqHsK

本周其它重点新闻

今年 2 月，广东揭阳市上浦村因征地纠纷发生了冲突，数名村民在事件中受伤，3 月 10 日凌晨，当地政府又出动大量警力打算强行拖走上次事件中的车辆，村民发帖称全村被断电封网，同时警方释放了催泪弹，有多名村民在事件中受伤。

新闻：http://fmn.cc/16tUlFK

3 月 7 日下午新疆库尔勒市金三角商业区发生伤人事件，有人员伤亡，事发路段随后被封锁戒严，网络消息被删除，当局未透露事件详情，随后承认事件中有 4 人死亡 8 人受伤。这一袭击事件因可能涉及民族问题引发了民众的担忧。

新闻：http://fmn.cc/16tUn0a

http://fmn.cc/16tUngH

3 月 8 日山西方面表示，2 月山西临汾市襄汾县振兴路地税局家属院爆炸，并导致一女子死亡的的案件已经侦破，嫌犯为一名 69 岁男子，利用自制爆炸物引爆，警方还在嫌犯的住处查处了火雷管 411 枚、猎枪子弹 26 发。此外警方没有说明作案原因。

新闻：http://fmn.cc/YtqZ2I

云南省水利厅 3 月 8 日透露，持续的干旱已经导致云南省 497 万人受旱灾影响， 143.7 万人出现不同程度饮水困难，因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5.5 亿元人民币。同时云南省 134 条中小河流断流、138 座小型水库干涸。干旱还造成云南 804.3 万亩农作物受灾，绝收 83 万亩。

新闻：http://fmn.cc/XxHSj9

本月 7 日和 8 日，有来自香港和内地的人士一起到北京探望刘霞，多名香港记者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拍摄和采访，但 8 日下午记者遭到多名男子的围殴，保钓人士杨匡更在深夜被警车带走。香港媒体对记者被殴打事件做了重点报道，香港记协也表示了强烈谴责。

新闻：http://fmn.cc/YcHml6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周一宣布将发行一张重金属专辑，据悉这张专辑将起名叫《神曲》，制作专辑的动因来自艾未未消失的 81 天中的经历。同时歌曲将与一些异见人士有关，制作人左小祖咒透露这张专辑将在 5 月份发行。

新闻：http://fmn.cc/YcHpNH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http://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童亚琦、姚梧雨童、黄海

校订：夏景

主编：方可成 http://www.fangkc.cn/

配图：肖承捷、王添裕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http://t.sina.com.cn/1670910877/profile

